庚寅詔以二聖母后未歸有忠信宏博可使絕域及智謀勇毅能
將萬衆者詣檢鼓院自陳其後得宇文虛中（二月二日壬戌）劉誨（三年二月丁丑）
楊應誠（二年三月丁未）劉正彥（二年二月戊寅）皆擢用之　尚書禮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朱勝非為翰林學士　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呂頤浩試
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揚州頤浩嘗入見上言竊觀天下之勢以
撥亂為急撥亂必先任賢退不肖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
裁抑恩倖毋令撓朝廷之權搜選將帥大開諫路總攬群策則何
為不成何戰不勝上稱善　給事中王綯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
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劉珏試給事中　降授承務郎充徽猷閣待
制孫覿復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初張浚因劾李綱罪論覿不當貶
由是復用（覿為張浚所論略見李綱劾疏今以覿文集與人書增入）延康殿學士新知婺州
何志同坐棄隸昌奪職提舉杭州洞霄宮
辛卯詔政和以來諸慶節號真元寧貺天成天符天應者皆罷之
惟開基節如故　詔諸路守臣勤王在道者並與進貢恩澤　金
人圍磁州（此據建炎二年正月河東北路制置司奏狀）　朝奉郎王倫為大金通問使
時河東軍前通問使宣教郎傅雱副使閤門宣贊舍人馬識遠至
汴京詔趣還問所得金人意復遣倫與閤門宣贊舍人朱弁見左
副元帥宗維議事（熊克小歷云時又得王倫授以朝官為通問使按倫弁五月初已授命但未成行逮雱歸而始）
遣耳克（亦小誤）雱見留守宗澤諭使縱遣所拘北使擇不從雱至揚州以
金國書對于後殿為上言兵使在其間今留之不足以狀威徒

使鄰國交惡上納其言擢雱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雱除命在此月辛亥今並書之

壬辰詔自今雜犯死罪有疑及情理可憫者許酌情減降斷訖以聞俟道路通行日如舊

甲午詔福建路招募搶伏手已行住罷今後非被受朝旨輒敢擅諸司錢物及以勸誘為名抑勒民間出錢者並不得施行仍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以本路常平司言自鮑貽遜等起發軍兵凡用本司錢米銀五十二萬貫石兩他司錢不與公然隱落會問不報故條約之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守尚書左丞兼御營副使兼提舉戶部財用工部尚書顏岐同知樞密院事日歷十月己未中丞顏岐除右丞十一月乙未右丞許翰資政殿學士宮觀並誤初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聚兵西山常慮糧儲不繼一日盡發軍士運粟會有亡告金人者金乘虛擊之衆稍却彥大呼鼓勇士卒皆奮且以彊弩飛石齊發金人乃退遂圍之絶彥餉運者旬餘彥檄召諸寨兵大至圍乃解

丙申曲赦南京宿亳泗楚揚州高郵軍以上巡幸所嘗過也

丁酉詔江淮發運司幹辦公事鮑貽遜以福建搶伏手移屯江寧給事中劉珏言杭寇猖獗今已數月瞿汝文之師既無功于前高士膧之兵又潰散于後唯貽遜之師屹然不動蓋杭卒頗有窺浙西之心所以未敢大肆者以搶伏手為之捍蔽也郡寇之說欲遣

散捲伏手乃就招安趙叔近已令退舍而冦猶未降則其說果可信乎今陛下深念二浙生靈方以成算授之王淵令其招捉彼槍伏手久屯于彼望有尺寸之功今乃遣之江寧萬一怏怏不滿復有反側是又生一冦也設或槍伏手已來江寧而杭冦未肯就招不知淵之兵果能殄滅之乎當是時再欲遣來應援如其遲疑不前又將何以處之昔唐裴度平蔡李光顏等六人各以師會今淵豈能容數千槍伏手而用之乎願且令在杭州同共討捕俟至錢塘蕩平然後遣屯江寧或令歸福建皆未晚也從之日歷云降旨闕會要云劉珏乞申命王淵且令搶槍伏手在杭州同共討捕從之今增入之

甲辰河北經制使馬忠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忠全軍退舍故有是命　初戶部尚書黃潛厚建請諸路監司郡守計置輕賫金帛勤王至是知濠州薇猷閣待制連南夫言剗刷到軍資庫細絹二千疋有奇欲輸行在詔軍資庫物帛本非上供當留以為軍衣之用諸路視此者悉歸之南夫安陸人也

乙巳詔自今被受中使傳宣者當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事有未便者許奏執又詔凡宣旨及官司奏請事元無條貫者並中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無得受復舊典也熊克小歷載此旨因衛膚敏所奏非是詳見今年十二月戊辰

丙午尚書左丞張愨守中書侍郎兼知如故熊克小歷云上委愨理財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者愨輒屏不奏按此時黃潛善以右揆兼中侍愨安能獨屏之況自元豐之末至建炎之初凡進呈皆三省同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已革官制之舊久矣或者憖獨進呈財用司事而行狀修潤失實日歷附傳又從而因之克不深考耳故今不取

丁未户部尚書黄潛厚請許淮浙盐入京東每袋納借路錢二千許之東京舊東北盐地分也時濱海道不通金部員外郎吳直夫以為言潛厚因請令商人特納借路錢就行在送納別儲之以待用焉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顏岐守尚書左丞兼權門下侍郎 御史中丞許景衡守尚書右丞先是景衡陳十事謂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修而宿弊尚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虚賦役煩重而民力困獘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盜賊繼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姦贓未遂而貪暴滋多公議未伸而親黨害政上歎息曰真今日之急務未幾遂擢為執政日歷十二月庚午許景衡除尚書右丞熊克小歷樓鑰宰輔題名十二月丙子許景衡除右丞二書不同按御史臺題名王賓今年十一月自右諫議大夫除中丞賓代景衡日歷十二月庚申起居舍人衛膚敏除右諫議大夫賓代賓庚申在庚午前十日在丙子前十六日不應併除右諫二員蓋景衡實以十一月遷也又按今年十二月朔日詔置諫讀官而王普奏議以為其父賓為中丞時所請則景衡賓之除皆在十一月無疑詳考其故景衡右丞之命當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戊申而記事者皆誤繫之十二月二十一日丙子日月互差一字故也兼日歷于十二日庚午書顏岐左丞許景衡右丞則二人同除自可知今移附此以正諸書之誤

刑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右諫議大夫王賓試御史中丞賓之除實代景衡日歷不載御史臺題名在此月 尚書吏部侍郎周武仲試刑部尚書熊克小歷武仲及顏岐郭三益之除並在丙午蓋誤 初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行至密州衆推野領州事時山東群盜縱横劇冦宫儀據即墨不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野患之是日棄城去

己酉樞密院言昨翁彥國為經制使令江西轉運使認定錢百萬緡而本路諸州軍食不給詔蠲之　初上至龜山而御廚人員賀進等求索民間難得之物所受賦以萬計至是曲赦獲免言者論其有害聖德請特不原赦仍鏤板傳布四方從之　婺州蘭溪縣僧居正乘亂據松山以叛民不逞者爭附之其衆漸盛

庚戌杜彥據密州趙野將輜重家屬棄城而去軍民偶語两日不定彥守衛軍校與軍事李逵吳順謀曰方今盜賊縱横一州生靈豈可無主乃自稱權知州事而逵順左右之追執野于張蒼鎮後三日彥坐黃堂上數野以棄城之罪命臠之而分其室裒其首于市惟一子學老得脫彥盡制城中人以益其軍（野四年八月追復）

辛亥中書舍人汪藻言今中外所當推行者固非一事然軍政不修則無以立國望特詔侍從官以上各以所見考固軍制可行于今者條具以聞不得汎為迂濶之論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幸今冬敵騎不来汲汲為備毋使歲月蹉于因循有後時之歎從之

朝奉大夫郭太冲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太冲茂恂子也嘗用李彥辟通判秀州吏部尚書路允迪率同列薦于朝乃有是命既而言者以為太冲嘗為允迪買妾用是得薦遂罷之（太冲罷命在十二月壬午今併書之此為允迪明年罷吏書事始）

是日金人陷河中府初黃潛善去河間以兵馬鈐轄孫某權府事金人至城下盡力禦之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李某者屢率兵與金人戰軍民服其忠勇至是城西北角破城內為月城以護之凡築月城三重與雲一營相近會營中遺火喧亂金渤海萬戶大撻不也督將士承亂攻之城遂陷二人皆為金殺

知秀州權兩浙提刑司事趙叔近言杭卒初無叛心止緣葉夢得不時支賞遂致分爭今已就招請官其徒二百二十人自修武郎至校尉乞降告身書填許之給事中劉珏言今盜賊數殘郡縣其勢未即殄滅者以招安之說誘之也金陵黥徒既被厚賞錢塘之兵建安之卒道宗之師又襲是跡而動今湖又見告矣其視殺漕憲守倅若刈草菅然非徒無罪且有子女金帛之獲紫袍象簡之寵此風一扇人人有富貴之心今之為監司將帥者亦不難乎

今叔近所乞乃群盜逼作此奏皆不可從之事如欲加誅夷即乞留此奏不下或欲令招安即乞量給官告三二十道彼見朝廷重于與之當亦有信朝廷之心御史中丞許景衡亦言吏無罪而被誅夷軍卒有罪反受爵命其為賞罰不亦倒置乎上用二人言乙卯寢其命熊克小歷載叔近奏請在十二月戊午與日歷不同當考

是月湖州軍士有謀作亂者為其徒沈賓所告捕斬之詔以賓為保義郎此以紹興四年九月一日臣僚上言修入蓋即劉珏疏中所云也　初壽春卒丁進被罪而竄遇亂復還鄉里聚衆于蘇村後至數萬皆面刺六點或入火二字進自號丁一箭遂圍壽春府守臣直祕閣康允之悉取銀帛以賞將士士皆效死允之以城危急募進士呂某權安撫司幹辦

公事出城見進許以金帛犒師進怒殺使者盡取士卒家屬之在城外者戮之圍城二十五日不能拔乃引去其後軍張勝以所部自趨光州進不能禁允之淮寧人也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張遇于池州光世至近郊行伍不整或請嚴為之備光世曰遇烏合之寇見官軍則自潰矣命速進兵奪城將士叩南門賊望之曰官軍少且不整可破也自城西出時湖水涸為平地賊越湖占長堤遶出官軍之背官軍亂遂敗績光世遁去幾為賊所執前軍統制官王德救之得免遇率衆循江而上光世亦整兵追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十有二月朔丙辰詔朕朝夕　延見大臣咨訪庶務群臣進對隨事盡言退閲四方奏牘少望則披覧載籍鑑觀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幾之暇就内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賓乞開講筵上納其言故有是旨（王賓乞開講筵此以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王普所奏修入）　詔諸路轉運司教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部會國難不果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每路選官六員臨期實封移牒漕臣一員監試不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事出城見進許以金帛犒師進怒殺使者盡取士卒家屬之在城外者戮之圍城二十五日不能拔乃引去其後軍張勝以所部自趨光州進不能禁允之淮寧人也　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張遇于池州光世至近郊行伍不整或請嚴為之備光世曰遇烏合之冦見官軍則自潰矣命速進兵奪城將士叩南門賊望之曰官軍少且不整可破也自城西出時湖水涸為平地賊越湖占長堤遶出官軍之背官軍亂遂敗績光世遁去幾為賊所執前軍統制官王德救之得免遇率衆循江而上光世亦整兵追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元年十有二月朔丙辰詔朕朝夕　延見大臣咨訪庶務群臣進對隨事盡言退閱四方奏牘少望則披覽載籍鑑觀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幾之暇就内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賓乞開講筵上納其言故有是旨（王賓乞開講筵此以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王普所奏修入）　詔諸路轉運司教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部會國難不果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每路選官六員臨期實封移牒漕臣一員監試不得

干預考校仍用省額紐統計十有四人而取一人省試之有類蓋自此始

丁巳詔朕罔好游畋有以鷹犬輙稱御前者流海島　以朝請郎王鞠為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

戊午詔省臺寺監百司官各有存留在京員數如全闕官止差一員通管職事見權官並罷以言者論留守司違法差權官數多又便文往諸路倍請添給故也其已給者皆追還之此又與三年二月張澂劾二相章疏所云全不同當考

庚申起居舍人衛膚敏試右諫議大夫

辛酉詔應焚刼州縣令監司巡歷一歲再徧具所措置以聞將考其當否而陞黜之　初命侍從監司郡守各舉所知一人至是悉令赴都堂審察除應待報人外皆罷之白身人送中書省試策一道取旨三年二月丁卯推恩　是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杭賊陳通等聞之為備稍緩及是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通出不意遂出迎淵慰勞之後二日乃諭以朝廷遣賜告身令通等祇授通等皆喜淵俊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通等三百人立于譙門之外淵名其首三十人至庭下遽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為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他遂執其餘黨于門外悉要斬之凡百八十餘人百姓皆相賀俊取杭州妓張𥜗以歸淵誅陳通在此月癸亥今從日歷附辛酉入城之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壬戌資政殿學士京東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制置使知青州曾孝序為亂兵所殺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衆為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大敗而歸孝序令毋入城且責以力戰自贖不則將議軍法定自知不免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而入孝序度力不能制因出據廳事瞋目罵賊遂與子宣教郎訏皆遇害年七十有九詔贈五官為光祿大夫謚曰威（龔頤正中興忠義録作威愍會要無愍字）

癸亥金人犯汜水關初左副元帥宗維聞上幸維揚乃約諸軍分道入寇宗維自河陽渡河攻河南（十二月入西京）右副元帥宗輔與其弟宗弼自滄州渡河攻山東（明年春陷青濰）陜西諸路選鋒都統婁宿與其副撒離喝自同州渡河攻陜西（明年正月戊子陷長安）撒離喝者金主晟從弟也（撒離喝或作撒里曷今從金國詔本撒離喝為晟從弟不見于他書明庭傑吳玠功績記云紹興二年春偽皇弟撒離喝犯梁洋按金主晟之弟撒也先已死故知為從弟也今增入）時西京統制官翟進扼清河白磊（力罪切）而帶御器械鄭建雄守河陽敵不得濟宗維乃屯重兵於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而陰遣萬户銀朱自九鼎渡河背攻南城銀朱陷南城建雄遂潰西京留守孫昭遠既罷西道都總管所調西師以非所隸悉引去昭遠數以洛無城池而彊敵對境侵軼之狀聞於朝且遺其子書曰今日捍禦甚難若假一歲庶幾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為忠義死耳乃遣驍將姚慶拒之于偃師縣軍敗慶死之昭遠知城危即命其將親衛大夫王仔奉啟運宮神御間道赴行在既而金人大入昭遠引餘兵南去翟進率軍民上山

保險宗維據汜水引軍而東命銀朱分軍犯京西先是知階州董
庠以勤王兵入援潰散無所歸東京留守宗澤以庠知鄭州澤聞
金兵入境遣將劉達援之未至庠棄城走是日銀朱至鄭州不入
城而去遂徑如京西中原大震
甲子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邢煥為光州觀察使用右諫
議大夫衛膚敏疏也先是膚敏上疏論三事一曰守法度二曰慎
爵賞三曰正紀綱何謂守法度本朝列聖莫不盡循祖宗之法后
族戚里不得任文資恐撓法而干政也欽聖憲肅之父向經賞為
尚書郎矣乃改授貴州防禦使逮至崇觀宣和間姦臣秉政戚里
內侍公然請託內降御筆日以十數三省奉行文書而已故皇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父至為太師帝女之夫乃作侍從其他妃主之家如王義叟之
亦登從班錢端義之徒並為寺監其他不可以數舉前此所以產
亂招禍者實基于此固陛下所親見也是宜痛掃崇觀之積弊悉
復祖宗之成憲而迺者刑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
學士士大夫莫不駭驚比來又降中旨王義叔與郡王義叟除太
府寺丞以片紙錄閤親屈宸翰以行之于是物議大喧以至相視
失色陛下若欲敦椒房之重奉太母之歡則當撫其家可也時有
賜賚可也若以公朝爵位私之則不可也惜夫人臣無有如杜衍
者執之以為不可致使陛下不得已屈法以從之豈能不仰累聖
政哉伏願斷自宸衷正煥及忠厚官職悉從舊法及罷義叟差遣

且重立法禁以止絕干求請託之門庶幾惟新之政醇而無疵矣
何謂慎爵賞人君之于慶賞所以厲萬世磨鈍者也比年以來羣
姦擅朝近習用事戚里道流干政撓法固有不繇科舉而命官賜
第者又有虛作隨軍治河因權倖保奏而改京秩者又有因賄賂
權倖而傳宣賜帶因父兄重政無出身而貼職者前此臣僚論列
固已降指揮悉行追奪矣而有司奉行不虔其僥倖得官及改秩
者不唯未有褫奪往往以赦恩而轉行者多矣至于帶職名服章
服者皆如是故朝廷之命不行于下也害治之大孰甚於此願申
命有司悉行檢舉一洗而去之庶幾爵位重于朝廷而天下知所
勸矣何謂正紀綱比年以來人或玩法將相侍從出典州郡多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貴傲自恃監司欲振舉其職業往往違戾而不肯從又將領之于
士卒平日漬貨恣行侵削不復明階級之法至簡省其教閱養成
其驕惰少有責罰則悖慢無禮無所不至或至殺州將掠居民而
無所畏憚朝廷旋即招安而命之以官此何理也又宗室承寇盜
侵軼之際誣州縣與賊通因而殺之此又不可長也願特降睿旨
今後監司規畫事理可行而諸州違戾不從者重加之罪若士卒
違犯將帥所統之官則申明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若殺州將掠
居民者不許行招安之策必孥戮而後已庶為將來之戒也至於
處宗室于外非祖宗之舊制始于崇觀間耳其在外也至於椎牛
釀酒窩藏竊盜甚則有羣殺人之事今若日給錢米而散處于東

南廣不為蘇常二州之蠹至于聚衆殺人則當重寘于罪不可以
皇族而貸也此三者皆當今之切務而不可移者惟陛下加誠意
而留聖念天下幸甚疏入上以隆祐太后故未忍奪忠厚職名乃
詔歷考祖宗朝后父無任文臣侍從官者朕欲尊依舊制以復祖
宗平治之時豈可以近親違戾㬎憲邢焕可特換光州觀察使於
是膚敏所言数事皆次第行之義叔開封人其兄女為龍德宮嬪
好宣和末累遷戶部侍郎殿中監靖康初 義叔之母隆祐太后
女兄弟也故至是復有此命日歷紹興元年六月四日隆祐上仙特恩數內親姨之子通直郎王義叟等並轉一官
詔入內高品趙爲輔揚州兵馬都監徐洪並日下監押
出門

乙丑諫官衛膚敏言比來王義叟除命旨自中出用御寶以行下
既不由宰臣之進擬又不由銓部之差注議者咸謂因戚里倖幸
干請而與之舜輔及洪初不由臺臣之彈奏又不由部使者之糾
劾議者咸謂因近習讒譖而逐之此二事者若甚微而所繫于國
體者甚大前此所以名亂致禍者皆由于此在今日不可不戒願
特詔有司自今除授并行遣有罪之人並須經由三省及宰執進
呈方得于行或有干求請託乞御寶以行下者並重寘于法令御
史臺覺察以聞庶幾政事之本一出朝廷而天下治從之
丙寅張遇寇江州守臣承議郎陳彥文視事始十日固守不下遇
引去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彥文絳曾孫絳莆田人故右諫議

大夫政和間嘗為顯謨閣直學士

丁卯詔諸路都総管司走馬承受公事使臣依舊法隷屬帥司先是政和中改走馬承受為廉訪使者其權與監司同均敵朝廷每有所為輙為廉訪所雌黃樞密院籍以搖宰相靖康初復舊尋命且依見行條法施行及是樞密院以為言乃復舊制

戊辰右諫議大夫衛膚敏上疏論營繕工作內降錫賚等四事時先朝嬪御皆至行在乃建承慶院以處之又置升賜宮以治兵器及服御所須之物於其間而使內侍典其役上在禁中下有司取金幣或母后戚里之家有所干請間以內批御寶行之膚敏言此數事各有所因蓋非得已而議者関然以為禁中修造復興御前生活復作宮中費用復廣內降指揮復出蓋獲視工役屬之內侍而除授不由中書此人言所以籍籍也望以承慶營繕之役付之揚州升賜造作之事歸之有司特降明詔戚里內侍有所干請過例者勿復降出違礙者勿復進呈申明三省每奏執其服御之用則令有司依故事共進其錫賚之費則朝廷量功効支賜如此則籍籍之論不戒而自孚矣給事中劉珏亦奏疏論內降營繕二事上皆嘉納之熊克小歷略載此事于十一月末按膚敏十二月五日方除諫議大夫繫之前月者誤也珏十一月三日己除給事中而克以為中書舍人亦誤克又載膚敏奏語云其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黜之按此乃汪藻撰膚敏墓誌中所云與本奏不同今不取仍依日歷附此月戊辰但十一月乙巳已先有奏執內降等指揮此時膚敏未為諫官或者因珏先建言而黃潛善等不能遵用然膚敏三奏全不云已有此指揮不知何故今附此更須詳之也

金人圍棣州

守臣朝奉大夫姜剛之率軍民拒守圍城一十有七日不拔而去此據紹興三年正月剛之妻管氏陳乞贈官狀增入

是日婁宿渡河拔韓城縣初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唐重在関中以將官曲方為沿河安撫使方老而繆統兵屯韓城日以飲酒蹴鞠為事未嘗治軍政也時河東經制使王瓌在陝府遣人渡河劫寨婁宿遂自慈隰引兵而南重遣兵馬都監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賫金帛至河犒師光弼至華州聞敵逼河遂留不進婁宿至河中府官軍扼蒲津西岸婁宿患之夜潛由上流龍門清水曲履氷渡河方猶飲酒以告者為妄婁宿出龍門山並河而南距韓城四十里方始覺之乃引兵遁去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走邠岐間先是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

癸酉詔諸贍學錢令轉運司拘收許移用

甲戌婁宿犯同州守臣直秘閣鄭驤死之先是驤聞上幸維揚上章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鎮守有急則首尾相應庶幾敵勢不得衝決奏上不報至是敵及韓城驤帥兵扼險擊之師小却敵乘勝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獨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翌日同州門閉驤赴井死日歷附傳云城陷敵知驤威名堅逼使降驤慷慨言曰吾窮五月之力不能為朝廷守死命也卒不屈遂死之趙甡之遺史云秦檜當國驤之親屬為檜客情意深密驤以死節贈通議大夫猶以為未足又錄其叱罵金人之節加贈及謚驤赴井時金人猶未傳城初無固守及呵叱之節可謂詭冒矣按驤附傳甚美乃秦熺為秘書少監时所修驤子霱最為檜所厚故日歷驤死在二十一日丙子疑丙子是城陷之日今依遺史附甲戌

軍民猶上城守僄而喧亂無法婁宿呼城中人與語衆推承節郎前知沙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監周良立青蓋于城上金人諭令趣降良曰苟無殺戮當聽命娄
宿許之即授良定國軍節度使知同州惟遣十数騎入州學取書
籍而歸餘無所擾州人感驤之義歛而葬之後贈樞密直學士謚
威愍呂中大事記曰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士大夫者至深遠矣然以熙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六十年
矣士大夫甘為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廹而皆不知以為憂敗衂迎降而皆不知以為耻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
不知以為辱也而兩河之帥守主將其為睢陽許遠顔真卿者不可勝數是雖人之秉彛不容民沒亦祖宗所以涵養斯人之澤也
所可惜者朝廷規模不立措置乖方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胡舜陟四鎮之說不
行乎前李綱招撫經總之事復沮于後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金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
義士守孤城以待盡非金殺之也實朝廷殺之也觀徐缾言復故地使之世襲而全㨗之則胡舜陟李綱之計不行豈不
惜哉同州既陷河東經制使王㻛之軍潰亂不能整先是閤門祇陳
廸自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還行在重以敵兵逼近奏留廸
提舉軍馬措置民兵以備敵又有嘉州軍事推官王尚被檄過岐
下重辟尚主管機宜文字留長安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
調赴行在重度敵且入以書别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
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狥國吾含笑入地矣重聞敵
已濟復移書成都漕臣趙開屬以身後見者皆義之光弼光世弟
尚青神人也日歷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陳廸召赴行在紹興五年十一月八日丁丑
陳昌謌狀父廸在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安撫使司走馬承受公文事在任召赴行在十二月内到永興軍制置使唐重與諸
司秦充提舉永興路兵馬措置民兵今併附此按廸以死事故宣撫處置司便宜加贈横行遥察而日歷乃誤以為生前官職書之
今不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庚午除名勒停人李志道復內客省使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志道憲養子（憲祥符人元豐中為熈河制置使）名犯上嫌名以字行宣和末為檢校少保慶遠軍節度醴泉觀使直保和殿靖康末坐典砲失職有旨俟解嚴日遠竄至是復用之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言志道在上皇朝用事最久其弄權怙寵勢可炙手一時達官貴人多出其門撓法害政以亂天下其惡不在童貫譚稹梁師成之下今縱未能竄逐奈何用赦復之上亟寢其命（志道寢命在是月癸酉今併書之）

壬申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罷仍奪職以直龍圖閣朱芾代之時叔近既招降杭寇陳通而言者論其嘗受賊金由是免官拘縶於郡（著此為明年秀州軍變張本）芾蓋都人也

候張昱棄慈州奔𤫊𤫊乃昱治陝而率衆由金商西入蜀州縣震恐欲閉關拒之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上行破衆議迎𤫊屯興元府且供其衣糧時叛賊史斌僭號興州將攻興元府𤫊遣統制官韋知幾統領官申世景領兵扼之復興州（此據申世景功狀附見但日曆載于今年七月丁巳實甚誤矣此時王𤫊未離南京也）既而𤫊留屯久軍餉不繼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等乃率兩川民間助軍錢以佐之又以便宜截用逓歲應輸陝西河東三路綱川陝屯西兵自此始（率軍錢及截三路綱據紹興間劉長源奏議增入他書蓋無有奏議云建炎二年春河東制置司兵始至蜀蓋𤫊以今冬入蜀而明年春始取糧于內郡耳今併附見）初直龍圖閣知黄州趙令宬奉詔修城及是始畢會張遇自江州西上招令宬出城相見且酌酒飲之令宬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

死願諸君勿殺城中軍民遇大驚曰酒誠有毒然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潑于地地裂有聲群盜皆重令岌之器識乃引軍東去未幾丁進及羣寇来犯令岌皆擊却之

乙亥命守令勸農賑乏罷借及獻助錢物監史察官吏不如詔者
重黜之

丙子詔侍讀官于所讀書內或有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用翰林學士朱勝非請也　宣政使昭慶軍承宣使容機落致仕與外宮觀機淵聖隨龍內侍也圍城中乞致仕至是復起中書舍人汪藻既草詞而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衛膚敏言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為國家患者帝王作興當蒐求賢俊以自輔如晉起謝安於既廢唐用李靖于已老故命下之日識者交慶未聞有求閹宦於閑退之中而進用之者况機爵尊祿厚方時艱危則引身而去王室再造乃有媒進之心狗利不忠孰甚于此命遂格膚敏嘗入對因及崇觀政事上曰崇觀以来所以變亂祖宗之法者皆由宰臣持祿固寵惟恐忤上皇之顏色也故于政事未嘗少有可否所以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為戒　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韋淵言横行五司尚未遵元豐舊制乞併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閤門合而為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淵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

丁丑詔宗室歸朝官添差者勿罷已去任者復還之始議以軍興

悉罷州縣添差官以紓民力至是惟二者得留
戊寅言者諸以臺諫論奏繫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有裨今日政事可以為鑒誡者陳諸黼之側詔自來年正月為首置簿令大臣擇其已施行者編寫進入　京西轉運副使李茂誠請令諸路撫諭官點檢忠義巡社從之
己夘詔自今年五月以前非專奉朝旨及五月朔以後借補之人並拘收　其有繫盜賊招安者命帥司驗實以聞自軍興諸路帥臣監司率以便宜借補官資議者以為濫故也　是日銀朱陷汝州初金右副元帥宗輔既渡河議先攻汴京且分兵趨行在而東京留守宗澤增修守禦之備城外千里無糧可因敵擾瀕河州郡諸將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歲城破正坐此爾尚可襲其軏乎命統制官劉衍趨滑州劉達走鄭州各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人且戒衍毋得輕動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軍北渡金人聞之夜斷河梁而遁完顏宗弼乃遣使告左副元帥宗維謂獨力難攻宗維將輟西京之行併圍汴京既而知澤未可圖遂已時孫昭遠既棄河南去西京殘民無主乃開門出降宗維入西京（未見本日當求他書修附）以叛臣李嗣本知河南府自屯西京大內與澤相持嗣本者燕人宣和末以都統制守代州宗維入代義勝軍執之以降因為金用金人既陷汝州將兵挾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謝京以遁金人擊殺之州民王氏二婦為金兵所得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尸皆浮出不壞此據陳恬手記軍校王俊收集潰兵後據織蓋山有衆數萬

庚辰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陝西等路依元降指揮置巡社外後來增置路分並罷以言者論州縣追呼點集致農民失業殊乖朝廷立法本意故也

給事中劉珏試尚書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試中書舍人仍兼侍講初膚敏受命纔兩旬言事至十數黃潛善等忌之會膚敏論孟中厚未已殿中侍御史張浚亦言忠厚才氣中常無聞士路況論思之官天子所藉以補朝廷之闕失非重德宿望有功在人豈可輕以除授今葭莩姻親無故得之孰不解體珏言忠厚與邢煥皆為戚里陛下因臣僚論列易煥以　之秩而釋忠厚不問臣嘗究觀歷世之君睠私后家以撓法者比比皆是未有能隆恩于諸母之黨而行法于中宮之家如陛下者然臣竊謂憲度者祖宗所以維持天下列聖奉之而不敢違者陛下欲承隆祐太后之意而拂于祖宗之法臣恐非所以為孝也忠厚與煥均以外戚而被超擢均以文資而得法從今一則易為廉察一則尚仍舊授豈惟煥之不服天下聞之亦必悵然不平臣恐非所以為公也蓋漢以祿莽闇梁亂天下唐以武韋楊氏撓王政故祖宗深監于此未有后之姪而為法從者雖韓琦之子嘉彥本文資也神祖既令尚主則授以右列況肯與之法從乎論者如以高遵惠嘗權侍郎向宗旦嘗歷卿寺則有說矣考遵惠宗旦之世業則高瓊向敏中乃將相之家而遵惠宗旦又宣仁欽聖

之跡屬也論其資歷則遵惠宗旦皆登進士第乃其後來自以材舊非緣二后之恩寵也忠厚烏得援以為例哉疏入詔邢煥朕之后父即令換武忠厚繫隆祐太后之親兼前朝后父亦有任文臣者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書牘行下于是潛善等以上意諭珏珏堅持不可胥敏奉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為非則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還臣臣所未諭臣不肖固不敢望光但事有近似故輙援以言之況忠厚乳臭小兒目不知書一旦以外戚子擢之從珏撓累聖之法害中興之政此臣所以不能自已也願陛下察臣所言是非而行之若臣言是則當罷忠厚法從之職臣言非則當正臣妄言之罪詔朝廷以次還除非繇論事胥敏力辭時珏亦論户部尚書黄潛善當避親乃以潛厚為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同提舉措户部財用潛厚之除日歷于九月丁未書之按是時珏雖建言其實未嘗改命故日歷于今年十一月載通東南監事潛厚猶繫舊銜至明年正月壬辰乃繫新銜耳但史失其月日而熊克小歷于明年正月附書之亦誤户部題命潛厚改除在十二月故且附此俟求其本日胥敏既移官遂與珏俱謁告不出

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楊時試尚書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五矣時入見建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為先務者上深然之熊克小歷時之除在丙子今從日歷

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嘗言今日之患在中國不在外敵在朝廷不在邊鄙在士大夫不在盜賊天下之人皆以黏罕幹離不此兩人者為吾中國之患臣獨以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也粘罕斡離不生于大漢之北足未嘗踐中國之地目未嘗識中國之人所以能為吾患者中國有以來之也今不治中國而欲治外敵不治朝廷而欲治邊鄙不治向之士大夫而欲治盜賊臣竊以為過矣日者郡縣之間有不肖之人乘時射利進其身于朝廷人皆知其汙侫蠹國　已為天下毒孽久矣朝廷曾不加罪往往百姓盜賊共起而攻之至掠其家奪其財執而戮諸市曰此宣和誤國之人也夫朝廷不戮而使者姓盜賊得以誅之國柄倒置主命下移如此而治欲外敵邊鄙盜賊豈不難哉臣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饕餮富貴最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明其罪且曰此以開邊用兵進者也此以花石應奉進者也此以　進者也此以刻剝聚斂進者此以交結宦官貸賂權倖進者也如此之類列為數十條槩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鏤板播告天下與衆棄之如此外敵聞之莫不畏盜賊聞之莫不服然後忠賢安于朝而太平中興之業可得而定今不早正其罪使晏然自以為得計陛下踐祚踰半歲臣謂緩急先後之序幾且失矣疏奏上嘉納之遂命臺諫具名以聞三省樞密院參酌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令後不果行（日曆載此事于二年二月庚午按二年正月辛亥己酉衡改指揮不應許建請乃在其後觀奏狀云陛下踐祚踰半歲則非明年而上明矣今因觀改除參酌附此俟考）

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丁進特放罪仍遷二官進既去壽春東京留守宗澤遣使招進進遂納款澤以便宜補授言于朝詔進

充京城西壁外巡以所部赴京城四面屯駐　初溫杭二州上供物寄留鎮江其間椅桌有以螺鈿為之者守臣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奏發赴行在上惡其靡亟命碎之通衢

癸未直龍圖閣提舉杭州洞霄宮張悫復右文殿修撰除名人魏伯芻復朝奉大夫悫金壇人嘗為中書舍人伯芻開封人故省吏也王黼用為徽猷閣待制提舉在京權貨務宣和末為蔡京所廢至是並用赦復之

乙酉詔百官言闕失詔曰自今服來在職其各悉心極言凡言動舉措之過差暨軍旅財用之闕失人情之逆順政事之否臧號令不便于民法制無益于國苟時施設咸得指陳切至而有根原忠鯁而無顧忌亟當獎擢昭示勸旌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忠言之于國猶脉理之于身也脉理通而後身安忠言用而後國治否則首足不相為用君臣不能無異意矣漢高祖唐太宗但已能聽言而開創大業武帝奢縱能容一汲黯武后淫虐能容一狄仁傑而不至于亂亡言之有益于人之國也如此太上皇導臣使言委曲開諭無所不至三紀之間博謀兼聽見于施設者不可勝紀間有逆耳咈意之論自歛以下受之所不能看者亦欣然聽用而不拒非甚盛德其何能爾中興之功有光前代端自是而致之

帶御器械張俊自杭州移兵討蘭溪僧居正破之

是月奉議郎張守為監察御史守晉陵人宣和末為是官以憂去至是免喪復用　初建平張員等既叛統制官朝請郎王淮雖駐兵城下未能破賊有軍校魏勝者獨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至是有詔招安員等聽命守臣張動提舉常平公事王浚明皆坐失職

罷去會淮持喪乃起復故官知建州使之撫定而以勝為承信郎權本州兵馬監押時員等雖開門然軍前猶未定也淮之除史及諸書不見日歷明年正月丁亥詔持服人王淮前降起復知建州指揮更不施行故附見于此

是歲御史臺檢法官王隣為監察御史隣及張守之除並據御史臺記

保靜南渭永順州夷人彭儒武等詣澧州獻方物以道路未通具令回峒此以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湖北安撫司奏狀修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来繫年要錄

建炎二年正月二月

七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3392653 v.7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 歲次戊申 金太宗晟天會六年 春正月丙戌朔上在揚州

丁亥詔錄兩河流亡吏士又於沿河給官田牛種以居流民 中興聖政

詔略曰河東河北郡縣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皆因攻圍官吏軍民誓以死守在昔兵火之際有以城固守不下則褒顯信史夸耀後世今數千里之廣億萬之衆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前古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東南者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狀係臣留正等曰凡親之子子也有無窮之恩故子之愛親亦無窮君之子民也有无窮之德故民之戴君也亦无窮舜爲之民謳歌獄訟者皆歸非私于舜爲也私其德也國家一祖八宗聖聖相承深仁厚澤固結民心兩河千里之廣億万之衆遭罹兵禍所以寧忘死以扞賊而不忍偷生以負君聖詔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皆在所恤則其德愈厚而民之戴之也愈固雖其地未即歸版圖臣知人心之猶在恢復之功無難矣

朝散大夫陳瑊知建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珹璀弟也時建州亂軍甫定故吏珹守之　直龍圖閣知德安府
陳規言近以羣賊日滋府司遂措置印造被俘人出首者免罪公
憑給令歸鄉井嚴禁捕盜人等不得妄加損害節次據張世堯內
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本府文榜前來投首乞下諸路有盜賊州
軍准此施行從之　詔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尹忠臣徐庚同根括
鄭良寶貨以聞初廣東帥臣闕轉運使直龍圖閣陳述攝行帥事述
所為貪酷朝廷命顯謨閣待制陳拜光知廣州至則發其姦贓遂
詔廣西提刑司劾治始述以御史出使有訴廣東西漕臣右文殿
修撰鄭良姦利者朝廷即以述為代使併治之良英州賈人素事
宦者以進獄甫上而良死籍其貲以鉅萬計述頗私有之御史以
為言故有是命會庚亦奏述贓狀且言其賊殺不辜以百數述遁
去詔捕獲者補保義郎既而送獄窮治之述坐除名英州編管死貶
所邦光石城人也（陳述事見王明清揮麈後錄而不甚詳日曆全無首尾今參考修入述除廣漕并罷免吏皆不見靖康元年十月述以監察御史使夾外不知何時改除建炎元年十二月庚辰除都官員外郎尹忠臣為廣東轉運判官此必代述今年正月令徐庚同根括二月辛酉又除右文殿修撰趙億為廣東轉運副使當是代庚四月甲子庚述互奏詔押述赴勘八月乙卯立賞捕述自後遂不見行遣今以明清所記增入明清又云述鞫治良施以慘酷良即承罪錮押往英州聽勅勅下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瀆姦利不法為人所訟制勘得情除名英州編管縱步所寓僧舍觀良旅櫬在焉驚悸得疾而卒按洪邁夷堅甲志良字少張英州人邁父嘗貶英州此必不誤明清云良任至秘閣修撰宣和詔旨良七年自秘撰陞右文今從詔旨但甲集稱良建炎二年代還復以他事為轉運使許君所劾下廷尉與日曆不同當考）
戊子金女真萬戶尼楚赫陷鄧州初觀文殿學士京西南路安撫

使范致虛既受命會河東制置使趙宗印引兵自商山出武關欲趨行在與致虛會于方城因將其軍偕至致虛之未至也轉運副使右文殿修撰劉汲揖守事營繕儲峙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時中原儆擾汲初受命即遣家屬還鄉益治兵為戰守計至是尼楚赫將壓境州兵不滿萬人致虛聞風亟遁汲除安撫使（汲家傳云為京西轉運使高宗即位就拜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日歷亦于九月壬寅書以汲知鄧州今按趙姓之遺史則致虛以去年十二月初到官敵至乃遁而汲权帥與史及家傳不同然乾道六年太常寺擬汲賜謚狀亦云权京西安抚使則是姓之所云非誤也中興會要汲死于直龍圖閣而家傳云陞右撰必得其詳今從家傳）語諸將曰國家養汝曹以不力戰無以報且吾不令汝曹獨死也士皆感奮汲募敢死士得四百餘人乃遣人馬都監戚鼎以兵八百出南門趙宗印以兵三千出西門犄之汲以牙兵四百登陣以望見宗印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士爭死鬬敵為却俄而儀亦敗敵以二軍夾乘之矢如雨軍中諸汲去蓋汲不許曰使敵知宣撫使在此樂為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宗印率軍民自房陵奔襄陽事聞贈汲太中大夫後謚忠介（趙姓之遺史云汲帥將兵二千人及兩都監出南門聲言欲出戰或以為出本為金人所掩汲及兩都監被拘執或曰登時被殺今從家傳姓之又云宗印奔襄陽尼楚赫乃陷城而家傳所書差詳今從之）是日金陝西諸路選鋒都統洛索圍長安先是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自陝府歸馮翊會唐重除永興帥因與亮俱西城中兵方千人重悉以授亮嬰城固守金益兵攻之

己丑直秘閣謝貺提點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獄公事專切總領招

捉賊盜先是有撰勸勇文者揭於關羽廟中論敵兵有五事易殺
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便不起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
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既得而
上之詔兵部鏤板散示諸路
辛卯詔自今武臣未至武功大夫不得除遥郡雖係軍功特旨亦
不施行以中書有請也　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轉對論官
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猶小刼掠婦女之禍至深願申諭將帥自
今有犯必罰無赦昨鎮江城中婦女有尚在軍中者亦乞速令放
歸詔以付諸將
壬辰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奏乞依處分螺鈿椅桌於
市中焚燬萬姓觀者莫不悦服上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曰還淳
返朴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嚮化黄潛善曰誠如聖訓　詔
併直州榷貨務都茶場于揚州以行在務場為名以延康殿學士
同專一措置財用黄潛厚言直州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
故也潛厚在維揚率遣人於近州村坊市酒入都城鬻之得息至
倍議者講之（此以紹興二年十月丙午劉棐論潛厚四罪章疏修入不得其年月因事附見去年九月庚戌張慤自作酒肆或與相関當考）
徽猷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劉安上卒安上永嘉人
事上皇為給事中　是日金人犯東京至白沙鎮留守宗澤遣兵
擊卻之初金以知滑州王宣善戰不敢窺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
白沙距京才數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奕僚屬請議守禦之

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伍撤吊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
解中歸寨曰何事張皇時統制官劉衍劉達將車二百乘在鄭滑
間（此據澤遺事附傳云劉衍等又撤去城中吊橋開掘陷馬坑都人愈恐澤聞名衍等欲斬之與遺事不同附傳恐誤）澤益
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日始安堵
癸巳復置明法科嘗得解或被貢人許就試用大理少卿吳瓌請
也初本朝取士之制自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寧中既
罷諸科獨在明法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故更號新科崇寧初
併其額歸進士至是瓌以法官闕人為請遂從之然未及行（紹興十一年七月庚子可參考）朝請郎李陵守尚書右司員外郎陵龍泉人也　秘閣
修撰呂源為兩浙路轉運使直秘閣姜仲謙副之源升卿子也（升卿晉江人故贈寶文閣待制）既而中書舍人汪藻論源以貲給林靈素孟昌齡梁
師成而得監司仲謙奴事譚稹而陞延閣今兩浙人心未定豈堪
二小子擾之於是源仲謙皆改命　朝奉大夫謝亮行尚書主客
員外郎亮初以余深門客恩補官後從童貫軍因得調宣和末用
為尚書郎至是懼當討論乃求使絕域遂有是命　詔應崇寧以
來諸寺院改為宮觀者自天寧觀外餘悉還之
甲午上詣壽寧寺謁祖宗神主殿中侍御史張浚論兵部尚書董
耘自布衣諂事童貫陛下總師濟鄆夤緣獲進蓋有所自尚書高
選耘邪佞有素豈可濫居詔以耘為延康殿學士提舉杭州府洞
霄宮迪功郎御營使司准備使喚周公彥言今茲正二月之交乃

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上以問輔臣黄潛善曰太一所遷之方災祥應之如設壇望拜不可為也許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　停官人崔穆復朝奉郎穆張閣子壻也大觀間蔡京責太子少保閣為翰林學士草制詞明著其罪京憾之開封尹盛章阿京意劾穆不能事母文致其罪至是穆母沈氏訴于朝中書舍人張慤因白其事上曰抱寃者獲伸則人心悦而天意格矣如此等事卿能助朕行之豈不賢於周公彦築壇望拜之禱乎閣河陽人也　移揚州宗室於泰州高郵軍命秘閣修撰趙令廌（若誇切）知西外宗正事主管泰州宗子皇叔洺州防禦使士從添差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高郵軍宗子令廌燕懿王元孫舒益公世逢子（燕王生昌州團練使惟圖惟圖生楚安禧公從信從信生世逢）士從仲湜子也　刑部尚書兼侍讀周武仲上言前朝得罪黨人既已復官宜並還其恩數上納之乃詔係籍及上書人令其家自陳當與贈謚碑額其致仕遺表恩澤皆還之　盜據宿遷縣（日曆無此今以正月十五日臣僚上言增入）是日僉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權鄧州李操叛降于金人初劉汲既死金得穰縣小吏格其使入城招諭曰尼楚赫大王兵十萬取今日巳時攻城城破雞犬亦不留惟速降可以免禍有士曹參軍趙某者欲投拜操不可曰當死節趙曰豈不知盡節為忠顧死無益奈一城主靈何操許諾乃偕見尼楚赫于城外尼楚赫折箭為誓遂入城操河南人也

乙未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贓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敘用按察官失於舉劾者並取旨科罪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為崇觀以來贓吏甚衆其害民甚于盜賊故條納之　初武經大夫濰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孔彥威與師臣權拜彥不和彥威嘗私宗室女邦彥欲按之彥威叛去邦彥率兵追及彥威射中邦彥邦彥乃還既而彥威更名彥舟聚衆漸盛遂引兵之淮西至是犯黃州圍其城守臣趙令歲率軍民拒之凡六日乃解此據塗興元年五月本州乞為令歲立廟狀增入他書蓋無有也狀以為建炎二年正月十日事數附此日

丙申金萬戶尼楚赫陷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以城降雄翔燕山人也趙甡之遺史云先是靖康初金人犯河北州縣軍民皆殺歸朝燕官均州有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者燕山人三世及第有智算聞亂即率燕人之家所有器刃及有馬者皆納之以明不反知州事楊彥明信之未幾有潰兵犯州境者令雄翔措置每出必勝均州人亦賴之隨付以器甲兵馬使防境內雄翔嘗與彥明曰國家志戰以士卒偷惰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能當前者邊事初動時若國家盡取歸朝燕人使之防邊敢之有道猶可支悟今國家兵馬更十年後恐或可用及金人犯境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雄翔乃以其衆送彥明全家上武當山復還城中金人到雄翔迎入城於是歸朝燕人盡隨金人北去

丁酉朝議大夫李揖行監察御史　是日金人陷房州

戊戌言者論數十年來奏功冒濫請自今循龍袞前轍保奏不實者官員坐欺罔等罪軍曹等司編管遠惡州軍仍令御史臺覺察從之　右武大夫高州防禦使環慶路兵馬副總管王機除名象州編管坐開邊隙也　是日洛索陷長安守臣天章閣直學士京兆

府路經略使唐重死之初金人在河中重上疏言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不報馬步軍副總管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閔嘗為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敵距此纔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城塹為守禦計以待外援捨此無策重以秦民驕不欲擾之而止及金人犯境重不知所為貽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功一死報上不足惜逮洛索圍城彌旬外援不至於是直秘閣前河東路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降金時地大震敵因其勢以入城遂陷重尚餘親兵與敵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之趙甡之遺史云重自縊死今從劉岑所作墓誌陝府西路轉運副使直秘閣桑景詢判官曾謂京兆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奉直大夫郭忠孝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尚及其子建中與宗閔皆死提舉軍馬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陳迪猶率餘衆巷戰嘔血誓衆敵大入死之重部曲有感其德者求舊棺於僧舍掘地瘞藏之時年四十六重之未沒也李唐孺以其書聞俄而死節報至上哀之贈重資政殿學士建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皆謚恭愍宗閔右武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孫貴謚忠介它贈官推恩有差宗閔沂中大父沂中已見元年正月辛卯會要云宗閔靖康間為永興軍路總管西北番兵併來攻寨全家被害此蓋其子震死事會要誤也景詢擇孫擇雍邱人故涇原路兵馬都監介直有守尚氣節童貫用事時州縣官皆迎肩輿望塵而拜

京詢獨不屈坐罪循州羈管議者多之忠孝逵子嘗事伊川程頤
揚其易與中庸大學金人犯長安或勸云監司出巡可以免禍忠
孝不答遂被害熊克小歷以謂為本府通判蓋承會要之誤日歷紹興三年四月庚戌宣撫處置司奏狀亦稱永興通判曾謂死事不屈或是未受命也汪藻外制集又稱謂陜轉運副使恐太驟當考
己亥秘閣修撰河南尹西京留守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孫昭遠
為叛兵殺初金犯西京昭遠逐麾下南去行至陳蔡閒潰兵滿野昭
遠猶欲安集之而麾下單弱乃欲擁之以行昭遠罵之曰若等衣
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為叛兵怒擊昭遠死焉事聞贈徽
猷閣待制後謚忠愍　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提舉江州太
平觀坐守杭州軍變故也日歷會要夢得並日待制落職按夢得去年已復舊職為雜學士不知何故

先是言者論顯謨閣學士知越州翟汝文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
令分析汝文自言杭賊作亂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而諸將悉為憲
臣所制除紀貽遜槍杖手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為
犄角不知使臣與誰會合兼前後請討賊奏牘具在焉可誣也詔
降汝文為顯謨閣直學士
庚子主客員外郎謝亮為陝西撫諭使持詔書賜夏國主乾順從
事郎何洋為太學博士偕行宣兼宣諭日歷不書此以亮紹興三年九月十六日乞差遣狀修入何洋事迹不見它書今以通義志增入志云奉使西夏加太學博士使還循承直郎未幾再使樞密張公宣撫川陝公為局從入關中按史西夏未嘗再使洋蓋從亮行其云未幾再使者當時建炎三年亮從張浚至泰州准備出使而洋又與之偕其實未嘗出疆也今略修潤附入　朝奉大夫通判濟南府張東進秩一等以喬仲福捕斬

李昱東應副錢糧有勞也東後為劉豫偽相故於此著其始金游騎至京城下宗澤不之備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金人遇于板橋敗之追擊至滑州又敗之金人引去　是日張遇陷鎮江府初遇自黃州引軍東下遂犯江寧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追擊之遇乃以舟數百絶江而南將犯京口既而回泊真州士民皆潰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氏為賊所得榮氏厲聲罵賊為所害榮氏蕤女弟也翌日遇自真州攻陷鎮江守臣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棄城去時封魯國太長公主避地南來其中子右金吾衛上將軍謌為賊所戕頗掠其家人而去王明清揮麈録載此事甚詳日歷正月戊戌張遇寇江寧府劉光世破其後軍追襲至江州湖口。且大捷此據劉光世所申非其實也

辛丑入內內侍省押班邵成章除名南雄州編管時金人攻掠陝西京東諸郡而群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及申潛善使聞之上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輙言大臣故有是命日歷不言成章得罪本末但坐批旨云輙論大臣今以趙甡之遺史增入焉伸劾潛善章亦云成章緣上言遠竄則甡之所云當不妄也按史成章南雄州編管而甡之云貶吉州當考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求言之路至廣也上自公卿百執下逮芻蕘庶人惟宦官女子不與焉豈以其皆無能言者歟直以其非所當言耳非所當言而言借曰有益已為非宜况其未必有益而常至于黨邪害正者乎唐明皇時雲南數喪師邊將擁兵大盛在朝之臣無一敢言高力士一日獨明皇言之可為切矣而論者猶以為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于宦者言天下事蓋深為明皇不取也邵成章言大臣之失未必非衆人之所難言者太上皇帝謂祖宗以來所未有蓋以為非所當言而言故斷然竄黜之可謂深得聽言之道矣且內侍毀大臣固在所當責而輙為之譽者亦宜

免妄言之罪或毀或譽俱不由乎左右近習而以至明求天下之公論不亦可乎

右文殿修撰鄭紹密依舊知興仁府初濟南闕守而新知府事張悅遲留不行乃以紹密知濟南府至是紹密留興仁更命中奉大夫劉豫豫阜城人也世為農至豫始舉進士宣政間仕至殿中侍御史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後掛冠去避亂真州靖康末落職致仕召還道梗不能赴及是中書侍郎張慤與豫有河北職司之舊力薦於朝除知濟南府時山東盜起豫欲易江南一郡而執政厭其頻數皆拒之豫痛憾而去此據楊堯弼所作偽豫傳增修日歷不載豫濟南之除按紹密以正月己亥除知濟南辛丑仍舊除知興仁故遂附見但豫傳以為豫為兩浙察訪至儀真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起復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代張悅行此則差誤據史豫以宣和六年十二月甲寅自朝請大夫新判北京国子監除河北西路提刑不知何時致仕召赴闕非丁憂起復也今略刪潤令不抵牾

是日金人陷鄭州通判州事直秘閣趙伯振率兵巷戰為流矢中墜馬金剖其腹而殺之後贈五官為朝請大夫官其二子伯振靖康末為鄭州司錄事捍禦崇有力故就用之至是金圍城八日而陷此以紹興元年六月戊寅其家乞贈官狀修入狀云建炎二年正月十六日城陷故係此日

癸卯直龍圖閣黃唐傳守起居郎尋遷中書舍人黃潛厚之除延康也言者論其無名進職而唐傳行詞極其稱美故潛善擢之唐傳初見元年二月其遷中書舍人日歷不載而後省題名繫之此年八月按史今年三月壬寅康執權除起居郎執權既遷五月乙卯又除周望則唐傳之遷不容在八月矣馬伸論黃潛善疏云一日遂三舍人乃取諸羣小以掌絲綸而無唐傳名則唐傳之遷又當在其先不知何以不與策士之列皆不可考張徽劾潛善疏第十三事云中書舍人黃唐傳行潛厚誥詞云云潛厚以去年十二月遷延康其出誥當在正月不知唐傳已為舍人或但以左史攝行也今併書之更俟參考

是日金人陷濰州

時右副元帥宗輔引兵犯山東而京東無帥士大夫亦皆避地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獨不肯去率家入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此以紹興六年三月周聿乞贈官及閤學保明狀修入狀稱建炎二年正月十八日城陷故繫于此日）守臣奉直大夫韓浩亦遇害浩琦孫也（此以紹興元年十一月二十又日浩姪䎳胄陳乞死事推恩狀修入）宗輔又陷青州知臨淄縣奉議郎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於陣知益都縣承議郎張侃知千乘縣丞廸功郎丁興宗亦死後贈有常朝散郎錄其家三人贈侃興宗二官官一子完顏宗弼至千乘縣市民率土軍射士保甲及濱州潰兵葛進等擊敵之敵棄青濰去洛索自長安分兵犯延安府會鄜延經略使王庶在鄜州寓治於是敵陷府東城權府事劉選率軍民據西城以守（趙姓之遺史作權府劉洪據今年十一月城陷畔權府乃劉選疑姓之字誤）

甲辰直秘閣知壽春府康允之奏丁進鮮圍上謂輔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有十餘守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張慤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尋遷允之直龍圖閣（允之除直龍圖閣在二月壬戌）

時進既受閤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所部屯京城往參留守宗澤將士疑其非真主管時衛步軍司公事呂勍等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初進既

受詔其所刺良民有復還鄉里者允之請刺填諸軍闕額上許之

乙巳新除中書舍人孫覿充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初覿有除命即上疏辭且言在靖康中首論蔡京蔡攸罪狀又論蔡行父子棄官而去又論李綱不知兵太學諸生誘衆伏闕為亂大臣之政專務姑息於是京攸之黨逃竄官守之人行營司官屬太學諸生朝廷大臣莫不惟臣之怨積致中傷以陷大難乞一宮觀差遣故有是命（日曆三年正月乙亥再書覿與郡恐誤）

中奉大夫耿自求行都水使者自求河南人也　初大臣有薦瀘州草澤彭知一者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得旨令津發赴行在所既入朝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為獻上手札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其遣還之仍燬其燒金之具

丙午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單世卿提舉荆湖南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　時揚州有稱頃放御前金玉而占官屋者淛路有稱御前收買海味者上聞命有司劾治之仍令尚書省榜諭

丁未詔曰自頃姦臣誤國邊隙既開兵禍及於黎元烽塵暗於京闕軍以傷殘而散潰民因侵軼而流亡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朕駐蹕淮甸欲還故都興言及茲痛憤良切凡今日奪攘縱暴之侶皆異時忠義向方之人白日照臨明爾遷善之意皇天覆幬監予止殺之誠一應盜賊回心易慮散歸田里或失業不能自還者令所在官司條具以聞朕當區處其日前罪犯不切不問（凡著為宗

澤論詞臣失職事始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民流散而至於奪
攘豈非其本心苟生朝夕失計而爲之也從而殲之不爲無罪要
非先以化誨而使之自新聖人不忍遽絶之也斯詔之頒勉其遷
善之意諭以止殺之誠丁寧懇惻亦云至矣昔周之于頑民庸殺
而始教之且曰我惟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蓋言民爲亂
而我不哀恤之不蠲潔之雖民以罪致死與我殺之何異周之待
頑民如此卒能致其保受威命明德同于友民忠厚
之風詩人歌之切讀斯詔豈非所謂忠厚之至歟 北京留守
兼河北東路置制使杜充奏磁洺解圍詔尚書省牓諭遂以皇叔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權知洺州士𤦻爲洺州防禦使 士𤦻
復洺州見去年七月甲午其除洺防日歷不書附傳云明年
移蹕揚州以功轉洺州防禦使當在此時故附於捷奏之後 東
京留守宗澤復奉表請上還京師且曰臣聞易曰天下之動正夫
一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肇造大一
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内外莫不率俾陛
下天錫勇智入紹寶緒天下之人竭蹷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
奄有九有寶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徯后
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爲時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祠
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
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祭祀所以貽厥孫
子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勅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
一人來歸九重强者當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衆
爲盜賊諸將軍士震奮感激顧敵所懾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
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三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

狃於騷擾百姓煽搖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皆荒
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
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意不可憂思過計而
信憑姦佞自為身謀者之語早勑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
已七十於禮於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
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為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
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
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為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取進止遣開
封府判官范延世以聞此條澤第十二奏張嵲擬留守請回鑾表首祥而征自潛消夫強敵振旅以入且復幸于輿區敵控忱誠仰干睿聽竊以衆人以晏安為意咸思克定於厥家王者撫艱難之時蓋或不常厥邑是以漢祖之戰京索時歸幸於櫟陽光武之復東京亦暫休于河內皆匪定都之會實為行衛之區眷此臨安久稽大駕雖宮室庫廩弗稱於九重而井邑影繁粗羸於七校況官寺之有所復廟祏之已安儀回犧馭之臨允慰斯民之望恭惟皇帝陛下遠稽古昔下順黎元鑒黷武之無庸知從欲之盡濟詔太僕而効駕命髦頭以先驅回軫旋衛壹賜經行之録復勞林士卿稱告至之觴

乙酉詔沿邊將兵避難入蜀者並放罪限半月赴行在仍於大散
關置關使二員自今官員入蜀審驗告救無偽者聽過自兩河失
守兵官之敗散者多在興鳳閒招集潰兵入蜀朝廷聞之故有是
楚此事日歷不載今以建炎三年十月戊寅利路轉運司申樞密院狀修入

庚戌中書舍人汪藻言取會三省吏到揚州者二百五十八人乞
推賞先是詔在京三省樞密院省臺寺監百司當行人吏隨到駐
蹕處先轉一資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進呈上曰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到者何不具此賞未可行娛見當罰人数乃可執政皇恐而退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以崇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
降指揮候諫官御史具到令三省樞密院參酌施行然念才行難
於兼全一眚不可終廢當宏大度咸俾圖新除參酌到罪惡深重
不可復用人外並許隨材選任如顯有績效可以補前行之失者
因事奏陳特與湔洗仍許擢用　是日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
遇降之遇自金山寺進屯揚子橋衆號二萬會淵還行在自將數
百騎入其寨招之遇見淵器械精明惶懼迎拜淵曰汝等賴我來
晚故得降不然已無遺類矣淵奏以遇為閤門宣贊舍人守臣錢
伯言乃得還其府遇猶縱兵四劫亳從者危懼戶部侍郎兼知揚
州呂頤浩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韓世忠睽騎造其壘曉
以逆順禍福執其謀主劉彥磔於揚子橋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
戮之餘黨怖而釋甲得其軍萬人隸世忠
壬子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為常德軍承宣使用臺
諫給舍六章論列也初新除中書舍人衛膚敏既坐論忠厚故徙
官力辭不拜翰林學士朱勝非言陛下即位之始四方試目以觀
新政今乃坐外戚而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會劉珏不書錄黃殿
中侍御史張浚章繼上中書舍人汪藻亦言隆祐太后盛德著聞
天下三十年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法而隆私恩臣恐海
內之人不能無疑非所以承隆祐遠嫌之德膚敏復言事毋后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陛下順太后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陛下一舉而三失之矣況陛下事大母猶母也子之於父母可則從之其不可者不從也故孔子曰從父之令又烏得為孝乎蓋有天下者當以大義滅親豈可徇家人之私情害祖宗之成法至假外戚以名器而示天下以不公猶中書乃根本之地而舍人所掌在於論列可否獻納是非不特演論而已臣叨居諫垣已試無補若更貪榮冒寵超擢詞掖則不移之愚難聽之語又復忘發其獲罪愈重矣前一日執政進呈上問何以處此張慤流涕言曰陛下政事盡循祖宗成憲惟忠厚冒居論思之職今諫官臥家幾月有傷公道臣竊惜之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曰陛下屈法於忠厚為太后也慤流涕而請為天下也願陛下從慤言宰相黄潛善知樞密院事汪伯彥亦言忠厚當換武陛下儻重違太后意即請以言者論疏納東朝上曰不若以章疏付忠厚令自為謀則兩全矣既而太后令與忠厚易武上以諭輔臣仍詔后族自今不得任從侍官著為令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臣聞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馬季良為待制仁宗親政於明肅之政無大變更獨季良即日易武弁以為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廢也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嗚呼此我宋家法萬世所當守也

詔以京師之糧出摧貨務錢五十萬緡付留守司台江淮兩浙商人入中時京師米斛十二千上聞之故有是旨　是日金人焚鄧州初上既用李綱議營南陽於是截留四川輕賚綱及聚蜀粟

甚衆城破悉為金有金又需百工伎藝人及民間金幣如根括京城之法凡再旬乃盡至是將退師使人諭城中富民令獻犀象金銀以謝不死城中人既出尼楚赫諭之曰大金欲留兵十萬屯於鄧州爾當供其芻粟衆曰鄧州多水非屯兵之地尼楚赫曰爾曹既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今引兵而去後有它盜若何衆莫對尼楚赫傳令竭城北遷士大夫許調官緇黄歸寺觀商賈使居市農家給田種作城中傳聞皆大慟少頃金兵四面縱火盡驅城中人入木寨中後四日擁之而去中塗量給食細民之死者殆盡

癸丑太學生魏祐上書論黄潛善汪伯彦誤國十罪不報（此據趙甡之遺史其書未見）

詔非汎假日並權住吏不休務俟邊事平息依舊用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呂仲請也

甲寅浙東安撫使兼知越州翟汝文言本州禁卒不滿千人皆侏儒不及等尺近者杭州兵卒作亂婺州盜賊繼作本州臨時不過募槍仗手禦賊而槍仗手皆村民乍募不習戰鬬動輙傷敗伏見武經郎王政見押回本路軍兵一千餘人分還管下六州其人昨戍河北稍習邊面欲乞盡屯駐在越州合為一軍則兵勢稍衆可以鎮壓一路豫備不虞從之

是月太學録万俟卨為樞密院編修官卨武陽人也（此據樞密院屬官題名及墓志）

金人陷潁昌府守臣孫默為所殺初劉汲之未死也檄承事郎裴祖德權通判府事祖德時丁母憂默奏起復會金人入犯默

乞退保偃城既而巡檢趙俊密報祖德金人不來祖德以挈家為
詞紿之暫歸陽翟乃妄申留守司言之遁去宗澤信之以祖德權
府事之大怒劾于朝未報俄金人再犯穎昌之被殺澤乃假祖德
直秘閣知穎昌府穎昌之陷諸書不見今以紹興四年八月十三日臣僚章疏修入不得其年月故且附金人破唐鄧之後更須詳考
洛索既得長安即鼓行而西進陷鳳翔府隴右大震
夏人謀知關陝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
鄜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誅討鄜延經使王
庶口占檄詞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畀爾令誰守之
國家以姦臣貪得不恤隣好一至於此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
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為之寒心不
圖尚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梧尚
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遣諜間其用事臣李
遇夏人竟不出此據趙甡之遺史附見甡之以為春初事故附見此月末 時金主晟居流涞
流河御寨而左右供奉半皆南人是月數千人同謀以入山採薪
為名盡置長柯大斧欲刼晟入山據嶮然後結集南兵挾之渡河
以為質既而為其徒告首謀者皆坐誅遂寢此據趙子砥燕雲錄[illegible]記聞考之當有是事皓所記附三年正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羣臣入對具所得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録付史官從之　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柴天因為本路轉運副使兼知青州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兼提刑司公事天因開封人（天因見洪邁夷堅乙志）時金已陷青濰而朝廷未知也

丙辰詔太史局天文自今除報御前外並不許報諸處（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三年七月秘書省申明狀增入）吏部尚書路允迪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言者復論允迪見薦郭太冲事以為欺君允迪因乞祠而有此命　詔録韓琦子孫可任使者　是日金再犯東京宗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群臣入對具所得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之 直秘閣京東轉運判官柴天因為本路轉運副使兼知青州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兼提刑司公事天因開封人天因見洪邁夷堅乙志時金已陷青濰而朝廷未知也

丙辰詔太史局天文自今除報御前外並不許報諸處日歷無此今以紹興三年七月秘書省申明狀增入吏部尚書路允迪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言者復論允迪見薦郭太冲事以為欺君允迪因乞祠而有此命 詔錄韓琦子孫可任使者 是日金再犯東京宗澤

遣統制官李景良閻中立統領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趍滑州鄭
遇敵大戰為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無功遁去澤
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
將也即斬之既而金令俊民持書招澤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
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澤為俊民
曰汝失利就死尚為忠義鬼今乃為金游說何面目見人邪捽而
斬之謂史某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
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邪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
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戊午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耿南仲係淵聖皇帝二十年宮僚免
過嶺移臨江軍居住　詔諸路有警報鄰近三百里內州軍不拘
路分互相策應用宣教郎馬鐸請也　劉衍自滑州引兵還汴京

是日尼楚赫陷唐州遂縱焚掠城市一空

己未詔兩浙武臣提刑於鎮江府置司

辛酉刑部尚書周武仲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尚書戶部侍郎兼知
揚州呂頤浩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賓遷刑部尚書仍兼侍講
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建炎二年春夏之交政府闕員周武仲猷
之吏書子在翰林王賓元將中司同司讀講元將經營甚力至一
旬九對或一日再對早朝以中丞職事午間經筵留身子興猷之
累遭指摘不敢求對如是兩月元將忽遷刑部頗不樂謁告十餘
日上遣人敦諭始起又數月子忝右轄之命按史路允迪以二月
丙辰罷簽樞王賓除刑書前五日勝非所謂政府闕員當指此也
然實不在春夏之交勝非五月戊子除右丞去此已遠亦不應云
又數日子忝右轄之命也若指今年五月許景衡去位時則賓已

不在中司勝非小誤時寇盜稍息而執政大臣偷安朝夕武仲請對引孟子言國家閑暇及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計何以善其後願詔二府條天下大事與取人才紓民力足國用選將帥強兵勢消盜賊之策講究而力行之又言今宿將無幾後來以武略稱者未見其人請詔武臣郡守路都監以上各舉可為將者會議者言三省舊合為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乞循舊以宰相帶同平章事詔侍待臺諫議武仲曰今敵兵尚熾軍防兵政所宜討論者甚多何暇講求省併條例莫若且依元豐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庶無冗員滯事而得省併之實翰林學士朱勝非亦言唐制僕射為尚書省長官奉行兩省詔令而已今為相識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復平章事則三省規制與昔不同左右丞以下官曹職守以至諸房体統綱目皆合改易典故散亡未易尋繹倘輔佐得人官稱異同似非急務詔今行朝事無巨細皆三省樞密院日再進呈同稟處分兵機國政宰相寔已平章矣請俟休兵日議之議遂寢此以武仲墓誌及勝非閑居錄參不得其時且附武仲遷吏書之後

龍圖閣學士鄭修年顯謨閣直學士劉阜民徽猷閣待制余日章白彥暉並奪職始用元年七月己亥詔也初李綱既建議而去修年與其弟顯謨閣直學士億年至行在皆用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中書舍人汪藻嘗以為言不報王賓之長御史也又疏言之乃有是命獨億年以進士甲科領職如故修年居中子阜民正夫子日章深子彥暉時

中子也　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奏江西軍民五害如經制司拋科灰塼提刑司科配吏民以私財助國此事去年八月己卯李綱罷相後黃潛善等已將指揮住罷不知何以依舊勸誘不已疑是黃潛善又有申明當考諸州受納苗税加耗太重有一斛而取五㪷者又朝廷所須郡縣率取之等第及行戶而無錢以償監司巧為撝設之名務收息保家由此搖動軍情愈益驕怨望特下寬卹之詔除此五害以固人心寬民力先是翁彥國為經制使籍民輸建康修城塼數百萬其人踰虔吉南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塼江西提點刑獄公事留怙勸民出私財助國乃督責州縣以等第厚賦于民欲以求進江西民苦二役皆愁恨無聊直孺以為言詔嘉奬于是諸役並罷　秘閣修撰新兩浙路轉運使品源知楊州直秘閣新兩浙路轉運副使姜仲謙移廣南西路朝散郎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范沖移兩浙路先是汪藻論源仲謙小人不可用執政不樂故仲謙改而源更有是除沖正月癸卯自虞部員外郎除湖北漕今併書之　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　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張頴直秘閣頴滕縣人父孝純靖康末以資政殿學士守太原城破不降為金所執故有是命

壬戌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宇文虛中復中大夫乘驛赴行在以虛中應詔使絕域也虛中之貶也上疏自陳元議與金人三鎮及金帛遣沈晦送誓書皆正月事臣自拱州與李邈收名東南兵入援二月朔姚平仲劫寨失利金人復切城翌日得旨宣

召徵臣入对被命出使明劾寨非朝廷本意且令迎奉陛下還闕當時所興物立鞓帶四百條水銀硼砂十許斤而已若不剖析恐身首異處家族殄滅亦未足以消弭人言疏入不報至是始召

鴻胪卿康執权為起居郎尚書禮部員外董逌為宗少卿（逌在圍城中权國子祭酒不知何以獨不貶謫恐是靖康閏已权當考）

癸亥罷在京及諸路市易務以其錢輸在藏庫仍舊自熙寧初翻市易法及是言者以為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 越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為保靜軍承宣使 宣教郎蘇符為國子監丞符軾孫（軾眉山人元祐礼部尚書）自選人特改京官而有此命

甲子金人犯滑州東京留守宗澤聞之謂諸將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夫之則京城危矣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右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張撝曰願效死澤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

乙丑開封府判官范延世奉宗澤表至行在上諭以旦夕北歸之意澤復上奏以謝言今月二十四日準范延世等齎降詔命車駕將欲還闕者比遣屬僚仰輸誠欵荐瀆盖高之聽益懷履薄之憂睿眷矜憐特賜回鑾之詔愚忠戀慕倍增徯后之誠（中謝）竊以萬乘來歸六龍扈從雨伯前驅而灑道河神迎駕以安流不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皥皥如聽南風天意昭昭乃回西顧丹幹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爰御端朝愈見欝葱之氣雍容對越駿

惠輯熙宏妆寧土之歡誕作普天之宥下有欲者上必從之恭惟
皇帝陛下踐祚應天時巡淮甸備履艱难之事盡敦勤儉之風謂
京師為諸夏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
自合依歸慈俄奉手詔音衆但知手抃舞願陛下継志述事整頓
萬机顧陛下命將出師邀迎二聖蕩平兵戈之擾保全彊場之封
坐視穆清時躋仁壽臣無任時楊進初以軍降澤澤奏乎上授進
武功郎閤門宣賛舍人充當留守司統制（日歷進補官在乙丑）除授宣教
郎充秘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特遷一官先是濟南僧刘文舜聚
黨萬餘盤據合肥境内舜陟至即退保舒州之投子山縱兵剽掠朝
廷患之遣將趙俊討捕俊大衂舜陟曰文舜既敗王師勢必熾不
若以誠招納此其来又可用何至久勞兵也乃遣介招之文舜聽
命時丁進李勝合兵為盜光蘄壽久被圍舜陟命文舜及其將悉
破之得勝所取列聖御容以歸張遇自濠州淹至梁縣遠近震讋
舜陟命毁竹里橋伏兵河西遇果結栰渡河伺其半濟而擊之遇
敗去（此據沈長卿所撰記增入以時考之皆建炎元年事不得其月日且附此俟考）朝廷以舜陟措置民
兵防扞有勞故有是命
丙寅光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刑煥充樞密院都承旨　朝
奉郎周離亨充京城留守司參謀官（離亨宣和六年八月除起居郎七年正月責監烏墪鎮稅務未知今自何官除當考）
丁卯復延康殿學士為端明殿學士述古殿直學士為樞密直學

士從舊制也　進士胡昭特補登仕郎何烈王彥詹並將仕郎
用從官部刺史薦也先是詔舉草茅才德之士得昭烈彥詹朱敦
儒等五人令中書省策試敦儒河南人靖康中嘗召至闕命以初
品官與斈校差遣辭不就至是淮西部使者薦其有文武全才乃
再召之敦儒卒不至昭潭州人彥江州人至撫州人也烈已見年正月丙午

按原本無元字查元年正月十六日有諸生何烈上書今補入

時烈所對策用廷試体稱臣上以烈跡遠寒士不知体試命一体
推恩故有是命　朝散大夫知濮州楊粹中直秘閣以金人圍城
固守不下也

己巳張撝至滑州身率將士與金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
鋒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鏖戰数合日暮敵少卻澤遣
統領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至滑州與
金兵大戰于北門士卒爭奮敵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濟
收兵不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数百所傷甚衆澤即命宣權知滑州
且令載撝喪以歸為之服緦厚加賻卹仍請于上贈撝拱衛大夫
明州觀察使録其家四人金自是不復犯東京矣

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浚試侍御史時浚方上疏論秘書省正字胡
珵挾諂媚之姿躬姦回之性沾沾可鄙自託李綱服童僕之役而
出入其寢室朝夕交結陰中善良逮綱遭逐營為百計密招群小彭
唱浮言陳東之書珵寔筆削意欲使布衣草萊之士挾天子進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臣之权一時閦然幾致名亂按珵罪狀天地不容顧褫奪官爵投之荒裔永為臣子立党不忠之戒（珵是月己卯勒停）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贓抵死者籍其貲時議者以為贓吏之盛所在填溢顧明詔有司應緣贓得罪及曽經按發跡狀明白並毋得與堂除及親民自今有犯者仍籍其貲即監司守倅失按郡縣及監司失按守倅與夫互察者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去官原免或謂當令使貪使過之時恐難以槩廢切謂貪贓之人惟可用於軍旅不可用於臨民況其天資好賭者雖死不變借令才力可以辦事而結怨民心為害甚大上酌其言乃詔贓情俱重者籍沒餘從之　秘書監李朴卒朴贛縣人少力學慷慨有大志舉進士國學禮部皆第一為虔州州學教授坐元祐學術廢棄初自外五遷為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上即位除秘書監趣召會卒年六十十五贈宝文閣待制官其家二人朴操履勁特不以貧富貴賤死生易其守自為小官入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俾其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力拒不見京怒形于色然終不害也

壬申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罷為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用諫官李處遯疏也處遯言後省比試四方薦士而何烈用廷試策体數處稱臣陛下貸其草茅陋學不加以罪則可矣而臣子戴上之分詎宜如此望將烈黜落併正元考官鹵莽之罪詔降烈為下州文學於是三舍人俱罷處遯淑孫也（淑彭城人參知政事若谷字仁）

宗時翰林學士按史處遜宣和七年十月自朝奉郎京西北路提舉常平與郡未知今為何官其除諫官日歷不載以馬伸劾玩考之恐是與張浚同命浚此月辛未自殿院遷侍御史或曰胥敏等在後省數論事為黃潛善所惡故因事斥之　起居郎康執權兼權中書舍人　詔建州作過軍民既已受招已前所犯不論輕重可並赦免令尚書省降敕榜曉諭用知福州元本路兵馬鈐轄江常奏也

癸酉尼楚赫陷蔡州初金人自唐州北歸守臣直秘閣閻孝忠聞之先遣其家往西平依土豪翟冲以避寇而自聚軍民守城金圍之數日城陷于東南隅居人自東奔者皆逹其餘皆死知汝陽縣丞郭贊朝服罵敵不肯降敵執之贊罵不絕口而死金人遂焚掠城中而去孝忠為所執金人見其貌陋而侏儒不知為守臣乃令荷擔孝忠乘間奔西陵

甲戌詔曰自來以內侍官一員燕鈐轄教坊朕方日極憂念屏絕敎樂近緣內侍官失于檢察仍帶前項可減罷更不差置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憂樂以天下不先天下而樂後天下而憂也建炎之初方關中興之業以天下之大太上皇帝之所深憂而聖意篤于孝弟其憂益遠矣典樂之官實已廢其名尚存心猶有所不忍也而亟罷去之其屏声樂豈非誠意也哉

乙亥言者論兵興以來借補官資之弊以為所借皆給使伎術下至屠沽之人望委逐路憲帥司依弓馬所格法比試合格人申省部給進武義校尉兩等文帖進武日給百錢進義七十錢並籍定準備軍前使喚不得充州縣監當等差遣跋立邊功或捕盜有勞即與補正如兩試不中者追毀元帖入官許令自便詔比試合格

人發赴御營使司審試餘從之此事雖極細不足辱書然軍興備補之槩至今有之亦足為公私之蠹故摘取修入朝奉大夫知棣州姜剛之直秘閣初金人圍棣州剛之固守不下金人引去至是遣使臣杜移忠以蠟書告于朝故有是命日歷不書剛之除職按紹興三年正月剛之妻管氏贈官狀云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直秘閣故附此

丙子金人陷淮寧府知府事起復中散大夫向子韶死之先是子韶為京東轉運副使以父喪免居于淮寧會蔡州缺守蔡人願得子韶三年部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子韶知淮寧府至是半歲尼楚赫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守城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之時郡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敵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胄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衆巷戰力屈為所執金帥坐城上欲降之酌酒于前左右按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罵遂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褒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子鴻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謚忠毅子韶子諲兄也按子韶死事甚偉而日歷乃無一事及之獨會要略載其卹典今以楊時所作子韶墓誌修入趙甡之遺史云金人犯陳州知州向子褒固守第三將岳景綬以將兵迎戰不勝軍亂殺子褒其家屬或散或亡既而城陷按陳州乃子韶甡之誤記也甡之記子韶死事與時所作墓誌全不同疑傳聞不詳今從墓誌

金兵既去陳蔡東京留守宗澤檄知尉氏縣陳長寧权淮寧府武經郎張某權蔡州蔡領十縣民牒浩繁張不能辦時閣孝忠已罷去郡人詣郡使者乞以孝忠权知州從之此據趙甡之遺史按此時京西南路

帥臣劉汲已死監司權提刑陳芾一人當考

丁丑詔諸路帥司以所部禁軍數閱自軍與諸路不奏兵籍故有是命　國子祭酒黃哲為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　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歐陽懋試衛尉卿懋修孫也（修廬陵人嘉祐參知政事）朝奉大夫向子諲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　奉直大夫致仕王晛特補朝奉郎以將北使也初閒封人劉廷者嘗從張懷素左道于直州懷素敗廷即國門外亡去至是更名誨上書自奮願應募使金國召對以為宣教郎（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誨願使金補官京直祕閣以行而日歷誨除職在明年七月丁酉明清恐誤）假戶部尚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晛假拱衛大夫合州防禦使副之晛本醫工初以進頌補從事郎積遷至是官靖康中例行追奪上既遣晛命復舊官言者以為不可乃有是命誨晛至京師留不進黃潛善等奏進之上曰朕觀誨等稽遲如此蓋知王雲忠義乃命趣進（王明清揮麈錄云思陵中興應天誨上書出使而汪伯彥中興日歷云上即位之二年遣劉誨奉使金國則非應天所遣也趙甡之遺史誨行在宇文虛中之後按虛中之後以五月丙申受命而王晛以二月丁丑補官則誨行在先蓋虛中以二月壬戌被名復官但未行耳遺史恐小誤三年正月乙丑使還）

戊寅責朝議大夫趙子崧為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初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得子崧靖康末檄文上之詔監察御史鄭瑴置獄京口究治得情上震怒然不欲暴其罪乃坐子崧前棄鎮江責官安置先是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亦以失守待罪前一日詔以伯彥當殘破之後到官未久大盜遽至而

伯言不出府界保聚軍民量貲二秩穀尋遷右司諫凡以日歷及王明清揮麈錄餘話參修子崧傳檄事已見元年四月壬戌明清所云雖無他書可以參考然以建炎三年胡寅封事觀之不為無據穀遷諫官不見于日歷諫完題名在今春附傳亦云鞫獄還稱旨遷司諫今且附此俟考

己卯詔秘書省正字胡珵交結權要傳導風指諷諭狂生扇搖國是可特追所有官勒停送梧州編管用張浚章疏也浚疏已見是月辛未遷侍時按日歷浚此疏尚繫殿中御史蓋其未遷時所上或者黃潛善先遷浚而後行出也今各附本日

朝奉大夫新通判處州劉正彥為武德大夫威州刺史知濠州正彥初見元年六月庚午初御營都統制王淵為熙河經畧使劉法部曲法器之方法之死事也正彥自閤門祗候易文資至是援舊恩從淵求官淵薦諸朝以正彥應詔使絕域故有是命未幾除御營右軍副統制淵自以所將精兵三千授之

庚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保大軍承宣使真定府路馬步軍總管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為嚮德軍節度使以平杭賊功也會要淵建節在去年七月平社用之後日歷亦于八月庚申書楊惟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而此又日書之且有制詞按野記及熊克小歷皆云淵平杭賊還建節今附此更須詳考

禮部請令曹得解及免解舉人就淮南轉運司附揚類省試從之

少府少監方承知建州方承莆田人也

初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廣聚兵西山既為金所執囚之真定事見去年四月甲子會右副元帥宗傑自京師歸北義而赦之欲授以官廣辭不受請給田以養其母既而又言耕田不即得食願為酒肆以

自恬宗傑許之時武翼大夫趙邦傑聚忠義鄉兵保慶源五馬山
寨廣因此雜結往來之人復興山寨逼耗辛巳寒食節廣偽隨大
姓送喪携親屬十三人奔山寨先是皇弟信王榛既亡去更稱梁
氏子為人摘茶廣等陰迎以歸遂奉榛總制諸山寨兩河遺民聞
風響應願受旗榜者甚衆
壬午殿前都虞候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
都巡檢制置使劉光世以平張遇功加檢校少保　詔募河南北
淮南土人有民籍者為振華軍以六萬人為額即不足聽募兩河
流移之衆毋得過三分皆于左鬢刺其州振華四字　徽猷閣直
學士知成都府盧法源奉詔修羅城是月始畢城周二十五里三

百六步高二丈二尺廣二丈八尺用工四十六萬有奇　初群盜
翼德韓清乘金人入犯嘯聚不逞出沒于汝洛之間有衆萬人屯
留山寺及艾蒿坪至是西京留守司統制翟興以輕騎襲之一擊
而清德為興所擒清脫身遁去獲財物甚衆皆給麾下婦女數百
悉縱還其家　金人既去鄧州有巡檢官陸某者自羽山率其徒
入城以守隆德之陷也措司譚兗脫身南適鄉人之奔竄者推兗
為首閻閔渡河屯灰堆山兗聞敵去引衆殺陸某自據鄧州以收
復報朝廷因授兗武功郎知鄧州　洛索既陷同州繫橋以為歸
路西陷陝華隴秦諸州秦鳳經略使李復生降陝右大擾鄜延經
略使王庶檄召河南北豪傑共起義兵擊賊遠近响應旬日間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狀自達姓名者孟迪种潜張勉張漸曰白保李進李彥仙等兵各以萬數勝捷卒張宗自稱觀察使亦起兵于南山下彥仙時爲石壕尉陜府既下彥仙獨不去民知彥仙在稍稍至彥仙因以軍法部勒之于是月中破敵五十餘壁（彥仙初見元年三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来繫年要錄

建炎二年三月至五月

八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54 v.8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三月（按是月乙酉朔）丙戌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宗澤為資政殿學士寶文閣直學士北京留守杜充為樞密直學士時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嘗畫三策以遺充一日見充問其目充曰吾未暇讀也永面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寔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充面慚一日天雨紙錢于營中厚約寸許人皆以為不祥明日與金人戰于城下敗績充遂閉門不出（此不得其時因除職附見按充今年七月甲辰自降充顯謨閣待制復密直移東京未知何時降職或緣此敗也但無書可考耳）先是執政以山東盜賊踵起建炎初勅榜東京其詞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

國家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患（詔見正月丁未）澤恐豪傑解体是日上疏言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為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為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于天下之中也惟真枕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于驕逸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金人横肆攻破州縣圍閉京城刼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継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髫鮐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寔天祚明德為无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洎陛下偏聽姦邪與敵為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凶惡狂盜如蝟毛起如蜂鬨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為朝廷在遠无所依歸遂至是尔臣于二月十八日祇授降到黃榜詔勑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体矣臣竊謂自金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無大謀略依回曲折凴信誕妄不能抚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骨肉皆為刼持牽聯道路當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幇勘飢餓流離困

危道路弱者塡溝壑强者盡爲盜賊此非勤王之人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横肆敵兵自然得勢强梁惡少无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継継相承湛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自保山寨者不知几千萬人諸處節義大夫不顧其身而自黙其向争死敵驅者不知几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黙向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顒顒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黙代言之臣别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復更有爲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擧願陛下睿斷而力行者若以臣言上咈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不報　時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金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上澤密遣統制官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爲言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悟義協討以刷社稷之恥策感泣誓以死報澤時呼策與語策具言敵中虚實澤又益喜大擧之計遂決熊克小歷云金人之將王策者拘囚在東京與宗澤遺事不同今不取

天章閣待制知東平府權邦彦陞寶文閣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楊時兼侍讀

辛卯金人陷中山府時金人圍久城中粮絶人皆羸困不能執兵城陷金見居人瘦瘠歎而憐之兵校千餘人皆不殺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

壬辰詔諸路官吏並聽安撫使便宜節制

甲午詔經筵讀資治通鑑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光配享當求降旨日別書之且附此）時上初御經筵侍講王賓講論語首篇至孝弟為仁之本因以二聖母后為言上感動涕泣左右侍臣莫不隨淚（此據紹興十三年正月王普所奏附見）侍讀周武仲進讀通鑑上掩卷問曰司馬光何故以紀綱為禮武仲敷述其義甚詳因為通鑑解義以進每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其規諫馬侍讀朱勝非嘗言陛下每稱司馬光度聖意有恨不同時之歎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熙寧間王安石創行新法光每事以為非是神宗獨優容乃更遷擢其居西洛也歲時勞問不絶書成除資政殿學士於是四方稱美遂以司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但舉行當時之言耳若方其爭論新法之際便行竄黜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名買直謂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体國謂之不遵稟處分言章交切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上首肯久之

丙申言者論當今所宜置司討論者凡三事一軍政二財用三官吏望命諸大臣詳議而行之詔軍政委樞密院都副承旨及編修官討論申本院財用委戶部討論申提領措置官吏委左右司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討論申本省宰執參定取旨後不果行　承議郎知江州陳彥文復龍圖閣待制以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言其守城之功也　中奉大夫聶宇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公事　朝奉郎許亢宗知壽春府　朝奉郎李光知江州亢宗樂平人靖康初為起居舍人光已見元年六月甲子既而言者論二人皆附蔡攸以擢要近及吳敏為相引蔡黨為助遂除亢宗右史光南榻淵聖察其朋比故因言章罷亢宗而逐光天下皆知其為蔡氏如谷永之附王鳳也乃詔亢宗光並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二人得祠在此月乙巳　直秘閣向宗恕知真州宗恕敏中曾孫也

丁酉初立大小使臣呈試弓馬出官格凡五等自今武臣蔭補親屬必於狀內稱其人或習鞍鈴或使弓馬委自本州先行閱試然後保明申奏補官用議者請也尚書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喻汝礪勒停初汝礪奉詔劄刷四川歲羨欲盡取常平所儲錢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轉運判官趙開靳愽文提點刑獄公事邵伯温皆持不可汝礪曰常平錢者朝廷五六十年之儲蓄也今朝廷多故天子狩於淮甸而二三大夫持必不移沮格詔旨此謂之忠乎乃作檄以諭之其略曰明皇狩蜀宮室峻壯德宗幸梁儲偫豐備安有六騑在行淹薄風露取諸外府以饟軍食而謂吾人忍有不令之詞乎又曰今人主威柄移於師臣之頤扈朝廷號令奪于監司之狂率法原等怒共奏汝礪搔擾生事汝礪亦奏劄刷

歲計外得錢七百三十餘萬緡又欲增川秤一銖與法秤合會宰相黄潛善以汝礪附李綱不遷都之論惡之乃以汝礪干求差遣營私自便為言而有此命 譚纂撰汝礪年譜云尼瑪哈以輕兵趣淮甸金人入城潛善先騎馬走公賦黄花看欲落詩以譏之黄見之大憾有排公意按汝礪之集此詩叙揚州失守事時當在明年蓋譚官後所作非潛善見詩而排之也今不取

己亥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乞車駕還京時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 澤遺事云時京城內外所屯兵凡一百八十万人恐未能定及此数今但云百餘萬人便誤考詳 糧支半歲澤聞兩河州縣金兵不過數百餘皆脅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名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用致君于无過置民于无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向逢迎苟合君施恩于上而下弗被民懷怨于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為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可惜又不為陛下思父母兄弟与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徯望天兵救援之意又曾為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為敵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為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儲

然如舊又不曾為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万生靈之衆羅屠刼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為敵人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属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為臣不忠不義乃至于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為陛下保獲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懑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時上遣中使譚𤇆賫詔書茶藥撫諭澤上表謝又疏請上還京師且言易曰几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為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今方輦轂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金人過河捍蔽滑臺而敵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處乞出給榜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掃蕩強敵以光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敵國敗歸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萬舉萬全可以驅強敵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處處屬車之來途中不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險小人自為身謀尔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誠緣法駕久寓於外郡國勢未强天下不能定于一故時有竊發之事

乃若六龍來復宅中國大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强不陵弱衆不
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于
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為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
三言之者豈好辨哉恭念祖宗二百年旧都不忍為姦臣委去也
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為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
忍為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敵騎縱橫不忍為姦臣縱敵而不殺
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
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强鄰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
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留神而三復之臣今遣僚吏呼延
次升及臣之子穎詣行闕以聞又疏曰臣得范瓊書叙說所統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子儀直駐劄教習水戰控扼
上流于三月八日已到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扈蹕之臣誰為陛
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使守在四裔昔楚人城郢
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規孑孑為偏霸之事乎茲
豈憸人之欲虛張敵勢以為可防其意望遷延六龍進發之期爾
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為中原不守遂為江寧控扼
之計如是則何以綏安四海之聽乎蓋天子為君萬邦而元后作
民父母陛下回鑾樓豈肆赦則普率之人欣欣而相告曰天子宅
中國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丕承則兆民駿駿於變時
雍矣夫如是臣將見强敵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地比崇若使

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尚綫還期則中外播聞愈自惧怯萬
国何自而咸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
陛下明詔范瓊即日整戢人馬不須更習水戰祗備扈駕歸御京
闕毋使羣黎百姓齎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寔天下萬世之幸
又表曰臣言屢奏囊封疊干宸扆聖主未頒于明命愚臣敢避於
嚴誅謹攄悃愊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格天庥中謝竊以
京師為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父母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然扶
疎父母若未安寧則子孫無緣泰定茲實簡編之成理蓋非里巷
之浮言始陛下踐祚于應天萬方咸欣其有主近陛下駐蹕於淮
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前日之郡縣靖共而近時之盗賊茺擾由

勤王者弗恤興救駕者靡憐贊主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助姦臣
贖婚與子欲棄中原百為祗畀於誕謾一事罔由于誠實亦迹狀如
此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俾父
母以視民俾民人自勉勉以來王天亦穰穰而降福澤需端門之
赦歡收寰宇之心俗既遠罪以歸農敵亦望風而遁跡王室自茲
再造大宋由是中興黎民時雍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
甘誤國之誅狂妄奏陳憤懣流涕臣無任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入西京先是金人所命陝西諸路選鋒
都統貝勒洛索入犯既得秦州隴右大震熙河經略使張深邅軍
民為城守計遣兵馬都監劉惟輔將三千人騎禦之自千秋潰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餘兵籍失八九僅有惟輔一軍可用金前軍適至華州距熙終百
里惟輔留軍熟羊城以千一百騎夜趨新店金兵自入陝西所過
城邑輒下未嘗有迎敵者故恃勝不虞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
大當会惟輔舞矟刺其先鋒將貝勒哈蕃（明庭傑吳玠功績記云惟輔刺其帥黑風大王張鈞續中興忠義錄作黑殺大王二書不同張匯節要云建炎元年尼瑪哈以萬戶洛索為陝西都統又以萬戶薩里干貝勒哈蕃副之即此人也　按哈蕃名今改正姑存原註）墮馬死敵為奪氣惟輔涇州人也深闇洛
索退更徼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時　上命御營左軍統制韓世
忠為京西等路捉殺盜賊將所部及閤門宣贊舍人張遇軍萬人
赴西京左副元帥宗維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還西京之民
于河北盡焚西京而去由是進得以其衆自山寨復入西京東京

留守宗澤言於朝即以進為閤門宣贊舍人知河南府充京西北
路安撫制置使（趙甡之遺史翟進與权京西北路制置使茵使遇金人于福昌及三鄉閤苦戰終日金人敗北與進取龍門路收復洛城金人擁鐵騎數千相拒于龍門石道中與進鏖將士力戰破之金人退保洛城官軍乘勝轉戰奪長夏門以入興金人巷戰遂復洛城時金人益出精兵自河陽南城至白馬城營壘相望距洛不遠十數里復欲窺視與遣麾下斷河橋自是金人稍稍退去　按進入河南因尼瑪哈之去乘虛取之所謂轉戰之兵恐是金人所留小將耳今附著此更須參考）宗維留
完顏宗弼屯河間府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屯河南
白馬寺以待世忠之至且與進相持既而深以功陞端明殿學士
癸卯東京東路轉運副使权知青州柴天因兼权本路制置使初
葛進之掠濱棣二州也其衆皆面刺字曰不負趙王以示忠赤進
自稱統制濱州軍有朝散大夫劉洪道者益都人中進士第靖康

中自吏部員外郎除主管成都等路茶馬未行為金所執進攻潞縣之金寨得之時洪道方持喪進假洪道起復朝議大夫直顯謨閣為統制司計議官权知青州言于朝乃改天因权制置使而以洪道知青州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趙甡之遺史洪道嘗監六部架閣庫為金人所執進得之言于東京留守杜充以洪道知青州按史洪道久歷清顯此除乃出于朝命又杜充亦未在東京皆本誤也今修潤令不牴牾洪道三年正月始至青州

河東制置使趙宗印自襄陽移屯郢州守臣席益請之也

丙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何㮚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中書侍郎陳過庭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同知樞密院事聶昌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㮚已沒于金而朝廷未知昌亦為絳人所殺矣過庭四年六月昌紹興元年四月癸亥㮚元年四月己巳贈官

丁未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假刑部尚書充大金高麗國信使應誠景宗曾孫景宗鄄縣人章惠皇后弟仕至建寧軍留後宣和間嘗為部使者至是為安撫使翟汝文所抑不能堪乃應詔使絕域謂嘗隨其父任邉吏熟知敵情若自高麗至女真其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鷄林以圖迎二聖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自為身謀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而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詞以對決辱命取侮遠夷臣以檄明州若應誠至毋濟其行不報應誠聞之遂與副使韓衍書狀官孟健自杭州登海船以往健海州人時為太

學博士　監察御史張守守殿中侍御史
辛亥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范瓊權同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瓊自京西還朝廷令屯真州剏造戰船故有是命　詔前降蔡京父子及王黼恩澤授官本宗有服親不許注授親民差遣指揮勿行（前旨未見）　初金國知樞密院劉彥宗建議試河北舉人于燕山傳檄諸州搜索又蠲其科役以誘之命官即竹林寺校試北人以詞賦南人以經義詞賦及策論是日始揭榜得者甚衆彥宗云第一番進士寬取誘之（此據趙子砥燕雲錄匯節要云靖康元年冬劉彥宗觀嘹喇布試真定儒士七十三人授以偽命與此不同按子砥此時在燕又其所記頗詳當不妄子砥又云二月十七日引試北人二十八日引試南人三月二十七日開院北人四百人取六分南人六千七十人取五百七十人並皆准恩恐南人就試者無緣有如許人必子砥所記有誤今不盡取）

是月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初彥仙既聚兵會金人用陝降者守陝使招集散亡彥仙陰納士數百至是乘虛趣陝南郭夜潛使自河瀆東北陬因所納士以入金兵敗棄陝去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吾敢佩太守印章耶事聞即以彥仙知陝州兼安撫司事彥仙以信義治陝不營毫髮之私與其下同甘苦由是人多歸之邵興在神稷山聞彥仙得陝州乃以其衆來歸願授節制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紹興初見元年五月末三門鎮屬平陸縣）　信王榛既倡義起兵即遣使聞于朝猶慮其不達乃興武翼大夫趙邦傑留居五馬山而遣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

廣赴行在椽奏略曰自金人刼遷二聖夲族三千餘口悉驅而北
臣至慶源府謀竄得免今在五馬山臣竊見邦傑與廣累與金戰
皆獲小捷其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自陷金營頗知其虛寔敵今
稍隨皆懷歸心且屢敗于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河北河東十
陷七八惟山西一帶諸寨鄉兵約十餘万力與敵抗但晝夜暴露
民事失時率皆困窘兼闕戎器臣多方存惜借補官資使忠義之
徒竭節不變惟望朝廷早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為敵用則河
南難保宜乘此時速取所失州縣以副民望臣願陛下念祖宗創
業之艱二聖播遷之難于布衣小官中選其先公後私為國家効
死之人付以事權即下明詔委臣總大軍與諸寨鄉兵約日齊舉
決見成功仍給空名誥勅二萬道及河東河北兵馬元帥付臣佩
之臣粉骨碎首所不敢憚況于陛下以禮言則君臣以義言則兄
弟其憂國念親之心恭想無異與言及此不覺流涕先以其疏附
東京留守宗澤以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部詣宗澤降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兵有民兵民兵甚衆禁兵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事耿延禧建炎中興記云宗澤起兵盡取磁之府庫金銀以行磁倅趙上書訟之乞元帥王旨追取數萬緡金銀赴本州以爲守禦之具上命劉付澤澤不從至南京亦不聞澤以軍賫輸官按澤去郡既以李侃權州則子節所云恐未必信今不取 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建炎二年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部詣宗澤降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兵有民兵民兵甚衆禁兵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事耿延禧建炎中興記云宗澤起兵盡取磁之府庫金銀以行磁倅趙上書訟之乞元帥王旨追取數萬緡金銀赴本州以爲守禦之具上命劄付澤澤不從至南京亦不聞澤以軍實輸官至是按澤去郡既以李侃權州則子節所云恐未必信今不取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

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敵騎留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遥郡各薦所知二人置爲二籍一留禁中一付三省樞密院遇監司帥守將官鈐轄有闕於所舉人内擢用之犯贓連坐即罪廢及法不當得之人皆毋得舉用議者請也此未知即周武仲所請否當考武仲建請已附今年二月辛酉戊午趙世興至滑州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輙塹路以阻行者管軍閻勍畧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却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己未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陝西路許置巡社外餘路依先降指揮並罷時言者以爲巡社之設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蓋西北俗尚彊悍今遣敵兵侵掠人思用命皆有鬬志今春濱州以八萬餘人力拒金人殺獲頗衆因此稍長國威則河北之効已可見矣如東南創置二

人多不願州郡彊使入社亦非樂從逼於官司驅率勢莫能免今
日駐蹕淮甸恃東南以安民心未疑騷動欲望將先降存留指揮
更不於行及於武臣提刑衘內除去四字所帶故有是命先是杭
溫二州言已就緒詔許存留至是亦罷熊克小歷已未詔陝西河北巡社依舊餘路並罷而不言京畿東西誤也克又云時杭溫二州已就諸請存留亦不聽按日歷稱杭溫二州願存留指揮更不施行則前此蓋許之令又令罷非此時始請也又按罷諸州巡社乃是去冬指揮今但不許陳乞存留耳克失於詳考故所書差誤

是日宗澤
復上表請上還京表曰臣某言易謂省方書言輯瑞是天子或時
巡於下土邦人可瞻仰於至尊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通而
制治況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鑾故老臣再瀝於血誠
願聖主早形於睿斷意狂罪大語出涕零中謝臣伏聞先有格言
事必師古藝祖應天而受成命太宗繼志以集大勳列聖所以継
繼承諸福所以穰穰簡簡皆在京師本根之地以爲寰宇朝覲
之天端拱而坐九重穆清而朝萬國陛下纂承寶緒紹述丕圖當
奄九有而有爲體三無而無外奈有姦臣之臆說與憑敵國之誕
辭妄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天下之勤王者使去義夫之救
駕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緣陛下久
駐蹕於淮甸咸思慕於翠華懷抑欝而籲天罔聞致猖狂而遷善
無路果還法駕大肆鴻恩人當澡雪以歸農敵亦遁逃而屏跡邇
追一統之大丕昭萬世之休茲甚易知而易行匄謂難測而難識
但去阿諛柔佞之語而宏剛健中正之風必天日之照臨應祖宗

之保祐一人有慶庶績其凝臣無任　特契丹九州人曰有歸中
國者聞有捕獲金衆澤選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
奮忠義共滅金人以刷君父之耻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俟
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令時数百𠫭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没州縣
及爲公據付中國被掠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宗忠簡公文集給契丹漢兒并掠人
公據疏臣契丹金人一族本大遼之臣曩緣群臣姦謀苟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僚之衆侵犯中國竊緣契
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寔處唇之邦兄弟之國偶被金人殺掠忿怨不已止緣一時之勢未由報寃今若復盟會但得回戈
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已措置雕印文榜分據今生獲漢兒齎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知所措金人知之必相疑貳
即契丹漢兒互相保力自分敵勢所有本朝被掠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撫諭外今繳連榜文公據共三本在前者　澤遂結
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俟回鑾當以身先

之故請上歸尤力　詔御前軍器所見織戰袍工匠發還綾錦院
依限織進初命監織錦院姜煥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專織戰袍
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慤等言于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輒
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今若以織文責綾錦院而使少府監
督其程限則事歸有司於體爲正上曰甚善故有是命中興聖政臣留正等
曰臣聞明主之察治亂也審而守法度也堅寧逆意咈心弗使於事而常戒懼於細微蘗芽之間不可忽也夫取工於綾錦院而織
袍於軍器所又以賞功由常人觀之誠若無甚言然太上皇帝瞿然改令不俟終日何哉官失其守而事奪於貴臣司廢其舊而利
出於一均則亂由之而作有不難矣嗚呼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孰察之　庚申上諭大臣曰故事
端午罷講筵至中秋開朕以寡昧遇茲艱難知學先王之道爲有
益方孜孜講史若經筵暫輟則有疑無質徒費日力朕欲勿罷可

乎大臣皆稱善乃詔勿罷時上在宮中內侍有言講讀官某人敎
陳甚善陛下亦又謂然臣令擬奬諭詔書以進上曰此當出自朕
意若降詔書自有學士爾等小臣豈宜不安分如此是後不許妄
言乃退按是時周武仲朱勝非王賓楊時在經筵皆名臣而武仲久已在告未知所指何人甲子詔三省樞
密入吏該覃恩遷官而礙止法者並令回授有服親初上登極覃
恩自朝請大夫已上皆轉行至是省吏當遷而吏部尚書周武仲
言未敢擬轉執政進呈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大夫等乃有是
命乙丑上諭輔臣曰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
聽未嘗與之款昵又性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坐殿旁小閣筆硯外
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章疏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閤子

外處分畢而後入每日如是上恭己勤政如此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閹寺之禍著
矣倭柔側媚以狗馬聲色惑其君禍之小者也涉略傳誦古今以才藝自售則其爲禍豈易測哉建炎之初天子勵精求治而宦
者投隙肆言猶敢如此亦可謂姦人之雄矣非聖武英斷絕其萌芽則基亂貽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伺顏色售方藝能赫然拒
絕之固已難矣又暴其情狀書告大臣豈不甚難哉至於清心寡欲屏遠聲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論著之特詳焉丙寅京
西北路制置使翟進襲金人于河南敗績時御營左翼軍統制官
韓世宗至西京會進及大名府路都總管司統領官孟世寧京城
都巡檢使丁進與金戰進夜襲右軍監完顏希尹營金兵先知反
爲所敗進又遵世忠與金戰于文家寺會丁進失期而統領官閻
門宣贊舍人陳思恭以後軍先退王師敗金乘勝追擊至永安後
澗世忠被矢如蝟其將張遇以所部救之乃力戰得免思恭世儒

孫也（世儒南昌人故相執中子）世忠還東京詰先退者一軍皆斬左右趾以狥於是世忠與丁進不和軍士相擊無虛日世忠慮有變遂收餘兵數千人南歸希伊復入西京宗澤奏以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勍爲保陵𣪍使時隴右都護張嚴追洛索及鳳翔境上嚴銳意擊賊而懇河兵馬都監劉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吳山出寶雞獵敵游騎嚴擁大兵及敵於五里坡洛索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涇原統制官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嚴死之惟輔自石鼻寨遁歸先是端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糧糗道不拾遺至是端屯軍麻務鎮聞嚴死敵遊騎犯涇原遣第十二副將秉義郎吳玠據清溪嶺逆拒之將戰其牙兵三百餘人皆潰玠率餘兵奮擊大破之金兵乃去端鎮戎人知書善屬文且長於兵略玠隴千人初以良家子從征西夏方臘戰屢有功左副元帥宗維聞嚴死自平陸渡河歸雲中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覩聞宗維渡河亦棄西京去留萬戶察罕瑪勒戍河陽

言者論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於荆南何志同之於隸昌趙子崧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責而未正其罪如康允之之於壽春陳彥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疆寇而允之止遷一職彥文才復旧官議者惑焉願詔有司嚴立期限使條具靖康以來凡棄城逃遁者某人保城力守者某人書其功罪著其賞罰庶幾守土之臣有以懲勸詔諸路

監司限半月條具以聞丁卯詔諸州刺配罪人断遣訖權送本處重役營分收管俟道路通快日遣行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四年正月五日吉州申審伏修入集英殿修撰知杭州侍其傳移知宣州顯謨閣直學士知宣州魏憲試尚書吏部侍郎憲吳江人宣和間嘗為是職至是復用之憲之除日歷不載吏部題名在今年四月按憲靖康元年二月除知宣州侍其傳之除當是代憲故併繫此日是日金人犯洺州初皇叔洺州防禦使士珸既引兵入城金圍之甚密栽鹿角治濠塹欲以持久困之軍民終不投拜至是金侵京西陝右河朔內虛守者稍怠衆以糧盡不可守乃擁士珸自白家灘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自二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內絕糧儲悉為金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洺冀磁相降久而陷之士珞珸州事日歷全不載獨附傳有之而無月日趙甡之遺史洺州之陷在三月庚戌按士珸以去年七月六日甲午入洺州而附傳云凡二百七十四日大小五十七戰以日計之當是四月十四日丁卯故附於此紹興六年四月癸丑韓璜秦叔奉直大夫璆通判洺州代王麟權州死事得旨贈一官與一子恩澤未知璆元死的在何時今附注此或可移附去年七月甲午士珸入城時戊辰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以老疾求去章四上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之罷日歷不書工部題名二年八月除知台州按時文集乞出第四劄子汪云四月十五日工故且附此俟考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與金人戰之于太行山敗之己巳詔郡縣天申節錫宴以二聖未還勿用樂　是日東京留守宗澤復抗疏請上還京且言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為潁川太守因從車駕繫隗囂潁川盜賊群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能為哉但聞

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若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
執銳前驅帝即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
見近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為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
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絕强敵又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
率衆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頭項人馬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
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淂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陛
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遹遣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戎
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悅而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尚何盜賊
之足慮乎臣敢瀝涸誠再冒天聽伏望裁赦澤以他日迎奉二聖
還京先修龍德宮以備道君皇帝臨御以淵聖皇帝未有宮室奏

修寶籙宮為之不報（澤奏寶籙宮事在此月丁丑今併書之） 壬申寶應潰兵孫琦等
焚隨州甲戌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連南夫請令諸路州縣於近城
十里內開鑿陂湖以備灌溉使春夏秋三時嘗有水澤則良民有
豐年之望敵騎有還濘之若方冬水涸即令耕犂磽确則敵騎又
有歷塊之患其自來不係種稲地分即乞令依倣雄州開鑿塘濼
亦有菱芡蓮藕魚蝦之利可以及民仍免一年租賦以為人工之
費詔諸州相度後不行 初鴻臚寺丞趙子砥從軍至燕山久之
欲遁歸乃結歸朝官忠翊郎朱寶國承信郎王孝安至中京淂上
皇宸翰是日子砥發燕山（八月庚申至揚州） 辛巳有群盜號九朵花焚漢
陽縣癸未孫琦拔唐州是月秘書省正字富直柔為校書郎（此據本省）

題名皇弟檢校太傅慶陽昭化軍節度使信王榛爲何外兵馬都元帥初馬擴自五馬山以麾下五百又渡河至東京見宗澤至是始赴行在從者不滿百人擴既見出榛奏事黃潛善等皆疑非真天子識其字即有是命制詞略曰覽封章之近奏知行役之獨留慨然壯懷副朕本旨宜就領於節制俾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之還以慰兩河之望於是擴自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特遷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擴將行上奏略曰臣疏遠小人陛下斷以不疑付以閫外之事願鑒前古之成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忠畢意攻取令王師大舉機會神速軍期文字不可少緩若依常制下都堂等處然後以達天聽則事涉疑似或欲規避者定逡巡藏匿不以進呈望令專置一司不限黄夜晝時通進又言自唐以來用中貴人監軍奪權掣肘每致敗事伏望聖斷罷差中貴監軍及選給器械凡四事上皆從之又許擴過河得便宜從事時潛善與汪伯彥終以爲疑乃以烏合之兵付廣且密授朝旨使譏察之廣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廣知事變遂以其軍屯于大名熊克小歷載信王除河外元帥在八月按紹興元年五月馬廣屬官方侯廣家乞恩澤狀云建炎二年七月河北節制應援馬軍廣申奏起復從事軍前去至當年八月到大名府館陶縣駐劄詳此則信王徐師當在七月矣而紹興五年七月五日臣僚上言吏部取會到馬廣公文称建炎二年四月內恭稟聖訓渡河討賊責任成功許便宜從事至大名府館陶縣方准朝旨不得渡河據此則信王之除蓋在四月也今移附此更當求他書參考

五月甲申朔宗澤再上表乞還京且言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知待時

故君子必先時而起不後時而[illegible]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
惟我國家曩緣金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悉爲誕妄百端邀求令
天意悔禍人心助順者時與幾會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勑天
之命惟時幾者蓋以時哉不知夾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
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
柵以羅列矣戰陣已閱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丈河皆
通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敵兵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
萬邦與畿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請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
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灑道翠華回輦歸御九重爲四海
九州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時也茲其幾也臣願陛
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妄其時妄其幾天下幸甚果急兩河
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
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奏來至
會尚書左丞許景衡建請渡江宰相黃潛善持不可朝廷既得王
棣奏或言棣有渡河入京城之謀乙酉下詔還京略曰朕即位之
初踟躕近服會李綱上江左之章繼執南陽之議鳩工蔵事寢失
時幾旋爲淮甸之行就弭寇攘之患守中原而弗遠見朕意之所
存昨稽時措之宜默離言還之計設施有序播告未先或者不知
尚乃有請可無委積以謹備虞宜令發運司盡起淮浙入京物料

及軍須輜重等物以次發遣赴京師朕將還闕恭謁宗廟仍令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司條具合行事件應官寮將士自應天府扈從至揚州者並進官一等遂罷景衡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景衡之執政也凡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榻前黃潛善汪伯彥惡其異己每排抑之至是因下詔還京而有此命盜孫琦破宿山縣丙戌詔後舉科場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中書制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並計数各取通定高下禮部侍郎王綯請前降人兼習律義孫子義等指揮勿行從之自紹聖後舉人不習詞賦者近四十年綯在後省嘗為上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取王氏說上以為然至是申明行下

詔人户養馬官司毋得拘籍差雇俟其漸盛以復直市之　秘書省正字馮檝獻書于黃潛善曰伏覩昨晚出黃榜降詔欲擇日還闕東來從衛官吏士無不欣喜西兵尤以近鄉梓極踴躍以檝計之闕未可還萬一駕到東京而金人秋後再來不知吾兵何以當之吾兵或不可當而復為避地計今蔡汴兩河已漸湮塞其或被其斷絕水道雖避地亦不能此不得不慮也假如今日駐蹕維揚為得策儻主上堅欲以馬上治之不許遷徙但當留兵將及宰執中諳練邊事軍籌帷幄之人從駕居此專務講武以為戰守之備其餘宗廟百官盡令過江於建康置司至於財用百物除留贍軍費用外亦盡藏之建康庫府庶幾緩急遇敵可戰則戰可守則守

度不可戰守而欲動則動亦易行而無牽制之累檝遂寧人也戊子翰林學士朱勝非守尚書右丞始上欲擢吏部尚書周武仲爲執政及是武仲以病在告上諭知閤門事韓恕曰武仲若出可先期以聞而武仲不能朝矣

詔東南諸路贍學錢且令發運司拘收充糴本一年

秘閣修撰知揚州呂源添差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中大夫黃願直龍圖閣知揚州願漳州人靖康中嘗爲司農少卿罷去至是黃潛善薦用之顧之除日歷不載今周呂源改命遂書之蓋顧寘代源此時猶推不容一日闕守也顧事迹不見於史詔旨宣和四年四月己酉顧以福建運判奏乞回避產業自云貫漳州後爲戶部倉部官大府司農少卿靖康元年八月罷未知此時爲何官今所書官職用紹興元年十月癸未刑部檢舉後官狀參考修入熊克小歷源除龔副在甲午今從日歷

己丑詔自今應驛馬遞卒者並權住此以紹興三年七月丁卯湖南按撫司奏狀修入

是日宗澤再奏乞掃洒龍德而改建寶籙宮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而悌於兄乞自御前處分不報澤又上疏言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語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道槩之了然區分如辨黑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義之事無自入爲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函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爲故其於上下毀裂擯棄不啻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曩緣強敵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至強迎二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Inches

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
奮勵佐佑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掃蕩沙漠迎
奉二聖求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
護其下夙夜念念如丞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
知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
我京師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
帝諸后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
羞謂巡狩之名爲可効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帛以爲敵資橋
器械以爲敵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挫敵也掊保甲以助軍
慮移流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猶

矢人爲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揆之則
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矣臣衰老孱
懦誤蒙陛下識擢俾留守京城兼開封尹臣砥礪瀝竭知無不爲
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
忠憐臣悄悄見愠體天地之大德護覆廓日月之大明照臨臣與
血屬當膏砧斧齏粉萬狀矣尚安能爲陛下保釐尹正使京城市
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皞皞如我祖宗太平之時臣之至此豈止
謗書盈篋而已邪臣願陛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
瀝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以不避姦邪誣
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矣

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狂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勅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取進止又疏曰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掃除宮禁闕廷分布栅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帖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徯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日兩次遣屬吏及臣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容臣為陛下條畫措置造勝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搆好之舊令出兵攻

金人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面交攻金人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由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絶約為興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為吾用如此則金人勢必孤弱自可擒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敵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携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敵歸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為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又況當六月宣王

北伐之時機會間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
尺之威請借筋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
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
下以時果斷以行而毋沮忠鯁之論儻陛下以臣言為是願大駕
即日還都使臣為陛下渴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為非願陛下即
日放罷老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
聞上優詔答之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留守並奏金人
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
勍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
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為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
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繕
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興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方
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
伐之事蓋玁狁以弓矢馬騎馬先而當六月歊蒸之時皆難於致
用故宣王乘時用師終於薄伐玁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
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
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
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擴等自大名取洺趙真定楊進王善
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
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 抵禦金人事纔有緒

臣乞朝廷遣使齎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興滅繼絶是
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金人駭聞自相攜貳邪仍乞遣知
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
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
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
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
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
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為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
田里謳歌擊壤以盡殘年頻煩上瀆天聽臣無任取進止疏入黄
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嘆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
澤尹京幾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敵鋒其抗疏
請上還京凡二十餘上言極切至潛善與汪伯彥等雖嫉之深竟
不能易其任靖康小雅云建炎二年有旨遣辯世忠之師屯伊洛劉錫家結河陽之人自青州絶河進兵命澤總大衆自滑州而北期集於中山府澤聞命欲躍責金銀兵械纖悉畢具行有日矣而黄潛善汪伯彥恐澤成功又以姦計從中止之澤大憤懣鬱久之疽發背而薨此事史及澤遺事皆無之姑附此更須參考
甲午以金人入犯曲赦河北
陜西京東諸路初陜西制置使錢蓋聞金人陷長安檄集英殿修
撰鄜延經畧王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討賊既而義兵大起金人
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尾襲取勝移文兩路各大舉協力更戰而
環慶經畧使王似涇原經畧使席貢自以先進望高不欲受其節
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游騎上清溪既為涇原裨將吳玠

所扼至咸陽望渭河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右軍入鄜延攻康定園龍坊庶急遣將斷河橋又令將官劉延亮屯神水峡断其歸路金人遂去於是洛索盤礴於馮翊河中扼新河橋以通往来人情大恐涇原統制官曲端來敵退復下秦州而鳳翔長安皆爲義兵收復會經制司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端斬之端雅不欲屬庶及聞孟廸李彥仙等受事鄜延皆不樂遂揭榜稱金人已過河歸國農務不可失時乃盡散渭河以南義兵庶不欲兵保儉猶以書納似責欲逼金人渡河至於再三似不應責許出兵四萬亦遷延不行時鄜延人以秋深必被兵多避地者道出環慶吏民皆惡其驚從所在掠其財而殺之閭里蕭條矣乙未詔蘇

軾立朝履歷最爲顯著追復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恩數時軾孫司農寺丞符以軾致和中復職未盡訴于朝乃有是命（軾眉山人元祐禮部尚書黨籍待制以上第一名昌化軍安置元祐中追復龍圖閣待制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靖康中東坡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澁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焚黄二字藻慙而忍之按藻今年二月己罷舍人明清實甚誤也）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請下虔吉衡潭四郡及沿流諸州造綱船二千艘從之以源言本司舊有運舟六千今所存不逮半也　福建路轉運判官謝如意執建州叛卒張員等六人誅之初員等雖受招而桀驁如故會如意執建州方員外郎出領漕事乃議除之如至建陽陰遣勇士離其黨與遂與本路兵馬都監黄濤本州兵馬監押魏勝密謀紿員等至濤官居俾受宣劄因禽戮之後數日如意入

城人情稍定既而餘黨懷疑如意幾爲所執時新知州事通直郎
方承青敕榜諭叛卒至建陽聞之留不進如意邵武人也按宋史繫甲午
日丙申太中大夫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充大
金通問使武臣楊可輔副之尋改虛中爲祈請使　京東西路提
點刑獄公事程昌㝢言州郡間軍器乏少請各以堅穀之本廣置
棍棒盖鐵騎箭鏊不能犯惟棒棍可以禦且不日可辦從之　賊
靳賽破光山縣戊戌河北制置使王彥以八字軍屯河南時宗澤
以彥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以書延彥計事彥遂合諸寨兵萬餘
人是日濟河後五日彥至京師澤大喜諭以京師國家根本宜
宿兵近甸遂命其軍屯滑州之沙店壬寅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

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慤薨慤立朝謇謇有大臣節不可干以私
惟善許景衡與許翰論事頗合自爲執政諫諍愈切無所顧避時
黃潛善當國專務壅蔽自汪伯彥而下皆奴事之不敢少忤其意
惟慤以直道自持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秉政未踰歲遽
薨于位士民皆痛惜之此以慤附傳及靖康小雅參修上以慤河朔人無家可歸
常賻外賜田十頃第一區後謚忠穆按宋史繫癸卯日癸卯朝奉郎大金
通問使王倫始渡河按倫紹興三年正月乞券錢狀元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過河遂與其副閤
門宣替舍人朱弁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宗維計事金留不遣時進
武校尉朱勣從弁行宗維賂以所掠內人勣陽受之逃去宗維怒
追而殺之朱勣事不得其年據紹興十三年朱弁奏狀附見甲辰洛索陷絳州權知州事

趙某率軍民巷戰凡六日乙巳詔諸路走馬承受使臣自今於帥司用申狀其人謁如屬官禮時入內寄資東頭供奉官蘇瞯為熙河路走馬承受公事用元豐舊制移牒帥司就廳下馬經畧使張深奏瞯尚習故態陵轢帥臣故有是旨　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薨景衡罷政而歸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疾甚端坐自語曰陛下宜近端人正士以二聖蒼生為念陸宣公奏議盡之矣遂薨景衡性孝友兄死事其嫂知母博通經史百家書而其要歸於孔孟嘗曰孔門自洒掃應對而上皆入中道故以修身行己雖細必務平居無事與朋友言怡怡辭氣惟恐傷之及公言廷爭正色直前視權倖若無有者薨年五十七後謚忠簡丙午徽猷閣待制劉阜民落職初阜民與其兄太中大夫阜民皆以覃恩乞進秩言者論其進由恩倖法當討論乞罷阜民職而降阜民為中大夫詔罷阜民而阜民遷官如故丁未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為博易本以尚書省言市舶公私兼利非取於民自併歸漕司虧失數多市井蕭索土人以併廢為不便故有是旨其後遂併廣司復之戊申兵部尚書盧益直學士院初益自閤廢中請至揚州治其私事黃潛善許之至則除尚書至是復有此命此據黃潛善剡疏增修益除兵書不得其日熊克小歷
二月丙申兵部尚書董耘罷遂名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盧益為兵部尚書按史益元年五月乙巳自顯謨閣直學士
知東平府落職奉祠當二月間權邦彥已知東平府克蓋謨
起居郎康執權試給事中起居舍人黃哲試中書舍人太常少卿

周望守起居郎司農卿林安上守起居舍人望初受命出使會金
帥宗傑死遂輟行執權除命從者題名有之今因望除左史併著于此日己酉秀州軍亂初
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既免直龍圖閣朱芾代之芾頗肆殘虐
軍民怨憤是日茶酒卒徐明率衆因芾迎叔近復領州事叔近撫
定明等且請擇守臣于朝奏未至詔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
討之庚戌增天下役錢以為新法弓手之費初汪伯彥既建請乃
以免役寬剩廂禁軍闕額裁減曹掾等錢供其庸直元年七月癸卯至是
所增偏於東南諸路遂詔不受庸者人給田三十畝馬軍增三之
一議者恐費不給乃請官戶役錢勿復減半而民役錢槩增三分
從之故有是詔新法弓手三年六月丙寅役錢三年七月己丑可考詔自今見任官有涉疑
異志者止許經不礙官陳告如徑行殺戮事雖有實亦坐擅殺
官吏之罪即妄殺平人以為姦細者從軍法自軍興所在姦民殺
官吏害良善者甚衆朝廷恐其生事至是下詔條約之癸丑罷借
諸路職田自軍興約有拘借之命靖康元年建炎元年而逋負甚衆至是汪
淮發運副使呂源奏留其半庶可養廉且令用心催理詔圭田士
大夫貧者仰以養廉困用雖之其可取此自今毋得借熊克小歷略載此事
於七月壬子而日歷擊之此日按今年九月丙子臣僚上言亦云五月三十日聖旨圭田更不拘借所書實誤詔持
服人蔡莊罷徽猷閣待制其告令所屬收掌候服闋日給其餘前
宰執子弟見帶職人令吏部限十日條具申省莊確子也言者論
確之子懋既以欺罔誕謾交結權幸致身執政而又擢其弟為待

制士論憤鬱莊比守穎昌奴事李彥無所不至允當竄斥以爲人臣不忠之戒故有是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来繫年要錄

建炎二年六月至十二月

九 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nches
Centimetr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2655 v.9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六

建炎二年六月甲寅朔朝散郎余應求知岳州承議郎陳公輔知南劍州李綱之得政也二人自外除郎未入而綱罷至是始以郡守處之

乙卯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靳文博權罷邛州鑄鐵錢以其歲用本錢二十一萬緡而所鑄才十一萬緡得不償費故也先是成都府錢引務每屆書放錢引一百二十五萬餘緡崇觀間西事既起由是泛印增多至二千六百萬餘緡而引法大壞朝廷知之乃詔以天聖爲印可準（事見大觀三年七月十二日）至是博文以利州路增屯西兵（此恐是王燮之兵）軍食不繼權罷鼓鑄不待報遂行復以便宜增印錢引六

國家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二萬緡自後諸大臣相繼視師率增印矣尚書省言撿會靖康元年已降指揮人戶願將金帛錢粮獻助者計價依條補授名目除河北河東路已降官告外餘路未曾給降詔尚書省度量給付逐路每路差監司一員專一提舉委官勸人戶獻納依隨處在市實價如納已七千貫補承節郎六千貫補廸功郎依已降指揮並不作進納人願繳元授付身貼納數中以十分為率更減一分亦不作進納所納之物內京東東路並隨處椿官餘路計綱起發上京不係沿途去處變免易輕賫物色赴元豐庫送納並須召人情願不得抑勒科配

丙辰建州軍再亂先是張員等既誅餘黨復懷反側會朝廷調威果卒三千人入衛未行軍士葉濃等相與謀立殺妻子以為變是夜縱火焚掠盜本州觀察使印突城而出進犯福州 葉濃之亂日歷會要皆云六月一日丙午今年七月臣僚上言乃云六月十日惟熊克小歷繫之丙辰丙辰初三日也今從小歷按宋史繫癸亥日

戊午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王綯試御史中丞黃潛善以綯柔懦無能故薦為臺長 此據趙甡之遺史綯除中丞日歷亦不載

己未詔右文殿修撰前知通州胡安國已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初安國數上疏乞詞詔不許仍趣赴行在安國因放免奏有言曰臣賦性疏拙全昧事幾前當贊書積日雖淺適緣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詞頭苟有未便不敢觀望迷誤本朝須至盡忠遂件論執遂因繳奏遍觸貴權貽怒既多幾蹈不測今陛下撥亂返正將建

中興而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開之道途揆以愚見尚未合宜臣切寒心而況瑣闈典司封駁儻或隱情患失緘默不言則負陛下委任之恩其罪至大若一一行其職守事皆違異又以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上當恩命者也疏入黃潛善大怒言者因論安國被命經年託疾不至朝廷之召愈切而安國之辭愈堅要流俗之譽失人臣之禮臣聞臣之事君義也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昔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子去齊三宿而王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士之所奉孔孟之道耳孔孟之所以事君者如此其欽而安國如此其慢何所恃哉蔡謨有重望於晉然固拒司徒之命至免為庶人況安國素無美名者乎且朝廷之所以召安國者不過以其早已致仕不就薦對爵祿高尚其事而已然安國當吳敏用事之際則幡然而起亟遷給舍何鄉者奉命之速而今日從命之緩乎方陛下中興王業號令之出當如雷霆震動四方罔不丕應而不能行於一安國豈不損國威令之甚況安國子寅自郎曹謁告不至已降三官安國責以臣節則事君不以禮責以父道則教子不以忠如此而欲成政事厚風俗不以難乎望罷安國新除特賜黜責以為人臣不恭上命者之戒安國遂罷

庚申侍御史張浚充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浚好謀有大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浚本黃潛善所引至是因請汰御營使

司官屬又論無謂金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敵至潛善始惡之浚以母在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留為尚書禮部侍郎浚入對上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政如欲一飛沖天而無羽翼者卿為朕留當專任用浚頓首謝浚出守及再留日歷全不見今據行狀增修以禮部題名考之浚除侍郎在今年六月而無其日按史王綯奏上諸有云臣與浚同官兩日而浚以秘閣修撰罷綯以此月戊午入臺則浚出臺當在庚申故繫於此日御史臺記建炎二年空月張浚直龍圖閣知興元浚除職諸書俱不同今從行狀綯奏語見日歷四年三月辛酉

癸亥以盜賊未衰命諸路武臣提刑專管捉殺

甲子踈決行在揚州及四京繫囚雜犯死罪已下減一等釋杖已下其後建康府越州亦如之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臨軒踈決

乙丑徐觀察使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浚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中大夫趙叔近為所殺初御營都統制王淵在京師狎露臺娼周氏亂後為叔近所取淵御之及浚辭行淵謂之曰趙叔近在彼俊諭其意前一日俊總兵至郡叔近以太守之禮逆諸城北沈氏園俊叱令置對方下筆摩力遽前斷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衆曰汝既何云宗室語未畢已折首於地秀卒見叔近死遂反戈嬰城縱火歐掠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機宜文字辛安宗在城中為所害翌日俊破關捕徐明等斬之取周氏以歸淵以予俊俊不受乃遺韓世忠此段據王明清揮麈第三錄增入周氏彥右母後封蘄國夫人熊克小歷俊入秀州在六月戊辰日歷張俊申十一日到秀州十二日已時收復十五日申到今從日歷

俊以功遷武寧軍承宣使叔近子朝奉郎交之亦坐受賊所獻玩好降六官勒停後十餘年言叔近之冤始贈集英殿修撰趙交之停官事以紹興四年十二月丙申本人乞改正狀增入叔近贈職在紹興九年

丁卯國信使楊應誠副使韓衍至高麗見國王楷諭旨楷拜詔已與應誠等對立論事楷曰大朝有山東路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言不如貴國去金國甚徑弟煩國王傳達金國今三節人自齎粮止假二十八騎楷難之已而命其門下侍郎傅佾至館中具言金人今造舟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假道至浙中將何以對應誠曰女真不能水戰佾曰女真常於海道往來況女真舊臣本國近乃欲令本國臣事以此可知強弱後十餘日府燕又數日復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事金富軾來固執前論且言二聖今在燕雲不在金國館伴使知閤門事文公仁亦曰往年公仁入貢上國嘗奏上皇以金人不可相親今十二年矣洪宰笑曰金國雖納土與之二聖亦不可得大朝何不練兵與戰應誠留高麗凡六十有四日楷終不奉詔應臣不得已與楷相見于壽昌宮門下受其所拜表而還此據應誠所上詔錄修入按錄應誠以六月丁卯見高麗國王楷令傅佾議事及送衣帶己卯府會壬午遣崔洪宰等至館七月丙戌文公仁等云云戊子應誠以病求醫壬寅甲辰八月戊午連趣應誠復命壬申拜表九月初放洋今併附此餘見九月癸未十月甲寅

戊辰詔諸路應輸內藏庫錢帛經由揚州行在者許免撥用端明殿學士同提舉措置財用黃潛厚請也　初東川布衣崔子方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秋紹聖間三工疏乞置博士不報乃隱居真州六合縣子方剛介有守雖衣食不足而志氣裕然杜門著書三十餘年而死至是兵部員外郎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子方所著春秋傳藏于秘書監從之

己巳葉濃破古田縣甲戌入福州掠特進致仕衛國公余深家金帛欲縱火焚城守臣顯謨閣待制江常不知所出提點刑獄公事李芘（防脂切）登城諭之留十餘日乃去官軍追擊之不利芘安陽人也（熊克小歷以芘爲閩縣人今據芘遺事大抵芘亦僑寓者克多隨今戶貫書之）

丁丑命京畿淮甸捕蝗

己卯言者以爲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如張遇乃河朔潰卒未嘗習舟楫之利一旦有急即刼舟張帆蔽江東下金人既破唐鄧陳蔡遂進淮漢去大江直一間耳爲今之策宜於大江上游如来石之數凡要害處精練水軍廣造戰艦仍泊於江之南岸緩急之際庶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

是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經略使司統制官曲端爲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詔書有曰儻不靖難於殘暑之前必致益兵於冰涼之後先是溫州觀察使河東經制使王𤫊既遁歸朝廷除𤫊知鳳翔府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端權河南經制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曰大夫出疆

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爲患至小而緩金人爲患至大而迫方敵坐剉銳於熙河奔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伏節督諸路協同義舉漕臣應給粮餉爭先並進雖未能洗雪前恥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發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它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留夏國幾月乃與約和罷兵更用鈞敵禮乾順許之此據建炎三年七月癸未張浚奏西夏通書禮數及紹興元年二月庚寅謝亮乞存恤家屬狀參修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軍明年亮乃還行在初王璦之潰也其屬官王擇仁以衆二萬入長安復爲經略使郭琰所逐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汝礪嘗言今朝廷已專命王庶經制中夏竊聞五路全不稟庶節制望擇久歷藩方曉暢軍事近工兩制節制五路招集潰兵勞徠流徙式遏寇盜仍以臣所刷金帛八百餘萬緡爲軍糧犒設之費庶可以繫二京兩河山東陝西五路父老之心若謂四川錢物不當應副陝西西臣謂使此錢自三陝湖湘平底建康固爲甚善萬一中途爲姦人所窺適足資寇臣又聞王擇仁所統皆三晉勁勇之餘今關輔榛莽軍無見粮故其人專以剽掠爲事若得上件財帛養之財秦晉之民皆爲吾用矣時庶已擢待制而汝礪停官然皆未受命也自王璦除鳳翔至喻汝礪乞留川綱必非一月間事以諸書皆不見日月故且牽聯附書之當更考求各附本日月

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此以紹興二年十月九日給舍看詳狀增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初二帝既徙中京御史中丞秦檜寔從既而聞上中興上皇欲作
※唐冒頓單于縱高帝于白登而呼韓賴漢近世耶律德光絕滅石※
書貽左副元帥宗維與約和議太略言唐太宗復突厥而沙陀救
氏而中原灰燼數十年終爲它人所有其度量豈不相遠哉近聞
嗣子之中有爲人之所推戴者蓋祖宗德澤之在人至深至厚未
易忘也若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
玉帛之好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
孫永奉職貢豈不爲萬世之利上皇草書已諭駙馬都尉深州防
禦使蔡鞗曰爲我示秦檜更潤色之檜讀書嗚咽即厚遺李十路
都統達於宗維宗維有漸色鞗京子也此以王若冲所著道君北狩行錄修入臣謹按紹興

曰歷秦檜張部奏及曹勛所獻書今乃云檜代作與此不同或者
檜嘗草具此書而上皇又親製之也行錄以此書爲在中京所遣
而無年月檜書首云季夏極熱臣按上皇以去夏去燕京今秋移
韓州則在中京適夏必是此年故附著於此世傳檜在金國已倡
和議因是得歸而未有以爲之證以是書考之疑金人知檜爲上
皇草書度其肯任此事是以歸之耳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檜自
京城隨金上去爲大帥達賚郎君任用此則秦檜北遷時達賚方
圍中山府檜何由在其軍中意者因草此書而達賚移之尼瑪哈
軍中爲歸之之張本耳北狩行錄上皇書某自北來衆所鄙棄獨
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凡俗自不同也嘗欲通書于左右
而自下自疑因循至今某聞唯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言
敢略陳固陋惟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爲然
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禹湯之君而輔以皐夔稷禹之臣則
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在典籍昭然可考不在一二
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
西破高昌北禽頡利可謂黄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
之計知突厥稽首戴恩常謂北藩故唐之衰也終得沙陀以雪國
恥又匈奴冒頓單于圍漢高祖于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取之如
俯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爲遠圖使高帝得歸以奉祭祀
故得受繒幣舉中国稱異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国亂五單于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絡得宣帝擁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得光責石氏之失約畏駈至
汴擧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国之地亦不能守以致糜爛灰燼
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腦塗地而終爲刘智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
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万〻相去遠哉先皇帝初治兵于遼東
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約爲兄弟許以燕雲適平
山妄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與懦愞首亂之兩端某亦過聽惑于
謬悠之説得罪於大國之初深自刻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
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爲彼方之人所推戴者非嗣子
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
宗冒頓單于受與滅繼絶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保国治民於万
世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爲他人所有耶若欲如
此則非某所知若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
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爲万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
命世之才當大有爲之時又能聽大度之言也昔人有爲趙使秦
者秦王問趙可伐歟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患世所共
知而毋言之則爲賢母妻言之則爲妬婦今日之事大類是也惟
麾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覼縷伏望台慈有以照察幸
甚日歷紹興十九年四月丁卯御前降下書勛所藏秦檜向在金
國代徽宗皇帝所作書藁某啟李夏毒熱伏惟元帥郎君台候動
止萬福某居處幸安寔賴庥庇離汴京已踰年矣鄙懷萬千久欲

聞於左右常恐犯不韙之咎今閱日既久則復慮後時之悔又數
蒙存問審如英雄大度可感以誠敢悉布腹心頃自大聖皇帝治
兵之初某即承命於下吏先皇帝惠然顧懷結爲兄弟載在盟書
永以爲好某之敝邑仰荷威德怡然無事又盡得前代故地顧此
恩紀未知報所適會妄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與畏事依首亂
之兩端某亦惑其謬悠得罪大國自知甚明故於問罪之初深自
刻責不敢抗兵亟去位号委國計於嗣子亦蒙大國沛然寛宥許
之自新復遵前好而嗣子愚弱不閑於理小人貪功要去民譽妄
有交搆遂重獲罪於大國禍皆自取悔將何及某向日傳位以來
退處道宮不復干預国事事無大小並不預聞此非敢妄爲之説
天下之人所共知也凡諸往來始置勿論請以今之事勢言之夫
南北之俗有異因其君長而臣屬之則可若混一之理自古以來
無是事也昔契丹耶律德光皇帝遷徙石氏拘於北方南朝遂爲
刘知遠所有終不屬臣且石氏有天下方二世本乃篡立初無德
澤知遠所以能據其位而有之趙氏自太祖不血刃取天下仁恩
結人深矣厥後六宗世世修德不忝前人百餘年間不識兵革斯
民仰事俯育衣食無憾乃以異姓易之此在某實難言天下之人
自知其不可今若因而存之則世世臣屬年年輸貢得失可見矣
又欲拿舟交廣馳馬閩蜀躡關陝決大計於金鼓之間就使一一
如志欲所得之利盡歸公上則莫若歲歲受金帛使它人守疆則

莫若因舊姓而屬之在郎君宜熟計而審處聞嗣子有在南方爲彼人所依此祖宗恩德在人未易忘如蒙郎君以某前所言爲然望賜采擇某欲遣專介諭嗣子以大計朗君可不煩汗馬之勞而坐享厚利伏惟麾下多賢通知古今諳練世故者不爲少想當裨贊成畫笑談而定詹望旌棨鶴立佇報不宣

秋七月癸未朔詔京官到行在者並令吏部審量非政和以後進書頌及直赴殿試之人乃聽參選按宋史繫丙戌日用吏部請也靖康初用御史胡舜陟言大治濫賞元年四月癸丑已而遂罷其年九月辛未有旨可更不問至是提領茶鹽司奏辟朝奉郎鄭待問充准備差遣湖州用赦薦舉宣教郎新江東茶鹽司幹辦公事張蔚純論者以爲二人皆以進頌得官法當討論悉罷之而有是命體純金壇人待問江山人當通判湖州坐朱勔黨衝替至是梁揚祖辟用之審量事十月丙子又改按宋史繫丙戌日

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開封尹宗澤薨澤爲黃潛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于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澤矍然而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爲我殲滅強敵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年七十是日風雨冥晦異於常日澤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

不無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為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澤初澤既拘留金使王屡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宄大金祈請使宇文虛中至東京而澤已病虛中攝留守事而遂歸之時上已除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澤門侍之除史及他書不見惟遺事及靖康小雅有之熊克小歷云澤謚威慈與史不同蓋誤棠宋史繫丙戌日呂仲大事記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在褘允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擬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洗君父之讎雪宗廟之恥伸神之憤惜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人夫則澤之計沮蓋汪黃兩人既用事於中則宗澤安能措手於外二人既主幸東南之議則宗澤還東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為人子孫烏可置祖宗而不問為人父母烏可棄遺黎而不恩且向也元帥府方開之始宗澤辭京城之圍而伯彥則為不可使金知元帥所在也今還京之請屡上而汪黃則謂工皇之子三十今人所在者惟聖體耳自外而觀汪黃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棄之如土梗天祚吾宋則將有主矣天所興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黃乳嫗獲赤子之術所能為哉澤之志不獲伸於前又不獲伸於後徒使後之人聞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歎而為之致無窮之恨也

甲申葉濃自福州引起破寧德縣復還建州

丙戌中奉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芘勒停時言者論芘擁兵數萬費官錢二百餘萬緡專務招安不能平寇停其官責使捕盜以尚書吏部員外郎林杞代之有宣義郎御史臺檢法官謝嚮

者靖康末嘗奉詔至閩中募勇之士乃命𫗴爲本路捉殺官尋又遣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將卒二千人偕往討捕杞永嘉人𫗴建安人也謝𫗴爲臺法史蓋不書據御史臺記繫之建炎二年空月在王綯除中丞之前按綯以六月除中丞故附於此杞元年六月甲子以朝請郎除吏外既而濃又破政和松溪二縣濃破正和在八月辛未破松溪在其月壬申今聯書之按宋史繫甲申日

丁亥御筆國步多艱人才爲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擬受果賢且才豈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別使自奮忠義仰三省遵行時宰相黄潛善奏王黼門人故引黼親黨以進議者非之此爲三年二月己巳張澂刻疏張本

詔諸郡發歸朝官赴行在時所在多因禁歸朝官有疑則加殘害一郡戮至千百文上憫之故有是命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人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者也彼姦雄忍酷之言至曰寧我負人鳴呼人之用心何止天壤之異哉方建炎之初所在盜起如蝟窮荒絕漠之人錯諸郡縣有司爲之禁防或未過也而太上皇帝推天地覆載之德視中外之民皆吾赤子惻然哀矜形於聖訓凜然有三代王者之風漢帝之恢廓大度不足言矣

吏部尚書兼侍讀周武仲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初武仲以疾亟求去上曰如武仲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最後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爲之請乃有是命

戊子幹辦內東門司王嗣昌送吏部坐與邵成章爲死黨好大言

議國政故也　詔自今士卒有犯並依軍法不得刓眼刳心過爲慘酷令御營使司行下衆皆鼓舞感戴中興聖政史臣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此兵法之患也治軍固不能不嚴然治之自有常法若師出以律執敵不畏者而諸將過爲慘酷豈撫軍之道哉

乙未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爲京城副留守朝廷聞宗澤薨故也初澤以便宜假統制官楊進榮州防禦使知河南府會澤死進遂輟行林泉野記宗澤爲京城留守詔降諸大寇王善楊進丁進等兵勢甚盛澤有渡河迎請二帝之意黃潛善汪伯彥疾其成功又疑其爲變遂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按日歷二年七月十二日甲午開封府言宗澤卒十三日乙未郭仲荀充京城副留守蓋潛善等聞澤死而後除之非以察澤也熊克小歷刪取其語附于元年七月澤初除留守時亦誤是時楊進丁進皆未降汪黃胡爲疑之按仲荀兩爲東京副留守其初除日歷不載但于今年八月正除騎帥時繫副守御克于仲荀再除時却不書是以展轉繆誤今並不敢

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上疏自辨不受張邦昌僞命且嘗奉國寶至濟州其言引資政殿學士呂好問爲澄大略謂圍城士大夫恃陛下在外其爲後圖好問不能獨任其責遣人起諸退人臣始見邦昌面決行日則臣之復出爲陛下出也疏入遂召克家及顯謨閣待制平江府孫覿赴行在丁酉殿中侍御史馬伸言克家覿取操不正姦佞相濟小人之雄者也在靖康間與李擢李會王及之王時雍劉觀七人者結爲死黨附耿南仲倡爲和議之說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群起而辱罵之欲以執送金營人皆畏其險而不敢校也陛下即位之初照見情狀遂之是矣近者不知誰爲之援皆得被召將復進用人情危駭莫知所謂望賜寢罷竄之遠方戊戌詔好問開具當時因依聞奏其後

好問又自陳反正之功由是二人復用（好問開具狀見偽楚録誤以為克家所奏而徐夢莘北盟會編又因之夢莘乃云謝克家辯事偽楚狀與呂好問所奏一同其孰為正蓋好問元奏云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進狀七月十六日奉聖旨令臣開具因依聞奏後來録者減去又臣准尚書省劄子八字是以差互如此）

己亥秘閣修撰知荊南府唐慤降充直秘閣先是承議郎通判荊南府程千秋為慤所忌請避之改通判襄陽府未行轉運司誘執千秋以屬吏具弟千乘詐於朝有詔句治（正月丁未）慤怒奏千乘偽造制書工命移獄於潭州（四月癸未）而慤終不肯釋言者謂方羣盜薛廣祝靖李孝忠相繼犯荊南帥臣監司望風悉遁賊既據城興公安止隔一水維舟絞械欲乘勢南來千秋奮不顧身率縣民禦之使人夜渡焚舟毀械殺賊甚衆遂不敢犯兵鄂岳澧皆賴以安民間

往往繪其像而祠之方今天下擾攘忠義之人所在不多朝廷所宜愛惜有罪猶當宥死況無罪乎臣近聞千秋至今坐獄存亡未可知萬一如此則慤亦可謂方命矣乃詔釋千秋而慤有是命

辛丑詔以春霪夏旱飛蝗為沴命監司郡守條政事之未便於民者為大小飛蝗為最甚之地令百姓自陳量輕重捐其租爲

壬寅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兩浙撫諭江端友罷以言論其不練民事所至苛擾也

癸卯詔京官知縣兩任已上實及六考方許關陞諸州通判舊法不拘考數至是申明之（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八日右宣教郎熊彥詩劄子修入日歷無之）

甲辰降充顯謨閣待制北京留守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復樞密

直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留守且命統鎮撫軍民盡瘁國事以繼前官之美遵禀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自宗澤薨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言澤子宣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會充已除留守詔以穎直秘閣起復充留守判官充無意於金盡反澤所爲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爲用呂中大事記曰此澤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在則盜可使爲兵杜充用則兵皆爲盜矣充守東京則金至維揚充守建康則金至明州以充繼澤何異以淵伐遜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均李綱罷而汪黃相於內宗澤死而杜充守於外則天下之事可知矣 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復直秘閣兼權大名尹北京留守

丁未亳州言本州已增修城壁剏置樓櫓可以禦寇今防秋在近乞以本州界所管新舊弓手合爲一軍土軍合爲一軍清河裝發合爲一軍選才武使臣充部押官分守要害從之仍詔諸路一體州軍準此

庚戌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試尚書吏部侍郎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大平觀葉夢得試戶部侍郎既而克家不自安乞補郡乃以爲龍圖閣待制知台州 給事中劉觀試尚書工部侍郎觀之除日歷及後省工部題名皆不見紹興二年十月刑部檢舉狀云建炎二年七月除工部侍郎故附於此俟考 朝散郎林之平爲監察御史之平莆田人也 詔諸路應兵將捕盜等官合應援地里內逗遛不進許安撫使從軍法時直龍圖閣新知杭州康允之言近杭潤秀三州盜寇竊發而屬邑及旁郡未聞有來赴難者必待奏報輒勤王師望以軍法約束軍民有立異功者仍

具奏聞不次擢用以爲觀沮從之故有是旨

辛亥黄潛善言朝議大夫惠厚下自中京逃歸言有傳登極赦書至上皇所者上皇與宣和皇后相賀聖情甚悅上歛容不語久之曰宣和皇后天性儉約在朕府中時每進膳未嘗改造侍上皇亦踈濶所得月賜未嘗妄用服浣濯之衣破則補之望明而觀縫處如繡蓋非它人所能及也厚下華原人宣和中嘗知解州

是月禮部貢院應詞學兼茂科朝奉郎袁正功合格詔減二年磨勘正功無錫人也紹興三年七月乙未改法

燕山人劉立芸聚衆攻破城邑立芸諭衆曰吾欲致南北太平所至不殺掠但令餽糧於是蕃漢之民歸者甚衆

洛索遣兵攻解州之朱家山統領忠義軍爲邵興苦戰三日遂敗之陜州安撫使李彥仙授興從義郎遷本州都統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七

宋　李心傳撰

建炎二年八月癸丑朔復諸路常平官時顯謨閣侍制孫覿入對言自罷提舉官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億萬計皆為他司妄用今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無一金之蔵它時大水旱舉措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緩急之須皆非轉運使能所辦時方多事財用為急望復置官講補助之政故黃潛善奏行之十月壬戌討論遂命諸路拘摧青苗積欠本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三年閏八月戊寅所書可参考

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七

宋　李心傳撰

建炎二年八月癸丑朔復諸路常平官時顯謨閣待制孫覿入對言自罷提舉官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億萬計皆爲他司妄用今轉運使漕輓軍儲上供之外無一金之藏它時大水旱舉措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緩急之須皆非轉運使能所辦時方多事財用爲急望復置官講補助之政故黄潛善奏行之十月壬戌討論遂命諸路拘推青苗積欠本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三年閏八月戊寅所書可參考

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書詔之寶自是月乙卯行使
戊午詔行在左藏庫湫隘目今綱運令戶部於江寧平江府置庫
樁管逐府通判監視憲臣檢點擅用者依支封樁法加等科罪時
戶部所餘金帛尚數百萬上以北方未寧爲慮數諭黃潛善汪伯
彥輩致江寧潛善等方以恐搖人心爲對尚書右丞朱勝非獨論
致揚州駐蹕地上深納之令戶部納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金陵
祀事後當移蹕而潛善力沮之其言不行至是尚書呂頤浩侍郎
葉夢得乃以庫府充牣爲辭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寧閩浙綱赴
平淮江川陝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　尚書戶部侍郎葉夢
得爲翰林學士熊克小曆附此事於七月末云據夢得行述按日曆乃八月六日事今附本日　顯謨閣
待制知廣州陳邦光試尚書戶部侍郎邦光在廣州嘗發轉運使
陳述姦贓劾三佛齊使私覿珠貝異香文犀等直數十萬南人以
爲清　尚書吏部侍郎魏憲復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
宮憲嘗言維揚南枕大江自古未有背天險而爲都者金之勁騎
自京西不四五日可至宜有以備之　尚書工部侍郎劉觀充徽猷
閣待制知福州觀言敵騎出沒山東人情危懼望移蹕金陵執政
不樂其言於是觀自後省移冬官踰月不拜故有是命　給事中康
執權尚書工部侍郎顯謨閣待制孫覿試給事中集英殿撰修沈
晦張澂並試中書舍人澂去年已爲舍人不知何時罷當考覿憲康執權除日日曆不書今於後省及逐部
題名增入工部題名仍不載載劉觀初除及補外然執權之除當是代觀故因觀除命遂書之觀之者留不盡在此日當別求他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考證乃可 觀文殿學士范致虛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致虛至行在
言者論南陽之陷咎由致虛及責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三年
九月辛酉渡官
庚申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
為輔相一應委任不復致疑然自大任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
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強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且如二
親屬盡室北狩宗廟社稷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而三鎮未復
不當都汴以建至危之地此理甚明然前日下還都之詔以諭許
景衡至於今日當如之何具不慎詔令有如此者見事五月乙酉草茅對
策誤不如式考官爵金可乎一日黜三舍人乃取沈晦孫覿黃
哲諸犀小以掌絲綸其黜步不公有如此者事見二月壬申又如吳給張
閣以言事被逐給元年六月自監察御史遷左司員外郎閣元年六月除監察御史皆未見罷時卻成章
緣上言逐竄今是何時尚仍舊體以言為諱其壅塞言路有如此
者成章事見正月辛丑又如祖宗舊制諫官御史有闕御史中丞翰林學士
且名取旨三省不與厥有深旨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
處遯張浚之徒是也觀其用意不過欲為己助其數法自恣有如
此者又如張慤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皆可重任潛善伯彥忌之
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有如此者景衡罷見五月慤六月澤七月又如有人問潛善伯
彥救焚極溺之事則二人每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不得
施設或問陳東事則曰外廷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過則稱君

善則稱己有如此者（事見元年八月壬午）又如呂源狂橫陛下遽去數月
由郡守而陞發運其強狠自專有如此者（事見五月戊子）又如御營使雜
主兵權凡行在諸軍皆御營使統潛善伯彥別置親兵一千人請
給居處優於衆兵其收軍情有如此者（事見元年五月丁酉潛善伯彥所）
為類此豈不辜陛下責望之意哉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二人方宜偃然自任屹
然不動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蒼生人心絕望則聖還期
在何時耶臣每念及此不如無生歲月如流機會易失不早改圖
大事去矣伏望速罷潛善伯彥改柄別擇賢者共圖大事疏留
中不出（甲戌仲改衛尉少卿）

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上命輔臣召於都堂且取
子砥所得上皇御書以進子砥奏此事甚悉大略言金人講和以
用兵我國欲兵以待和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宗云金國
只納楚使焉知復有宋也是則吾國之與金國勢不兩立其不可以
講和明矣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
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必噬人若設阱穽以待之
然後可以制虎矣後半月復以子砥為鴻臚寺丞已而賜對嘉奬
遂以子砥知台州（此據子砥燕雲錄及紹興元年三月子砥乞差遣狀參修）
辛酉詔江淮六路量添賣酒錢以為造糧舟之費用發運副使呂
源請也（上色酒每升增三錢次色二錢）

癸亥兵部尚書盧益言近世以田括丁號為民兵有古鄉兵之遺意請命提刑檢察從之三年七月辛丑罷

甲子朝奉大夫直秘閣知棣州姜剛之進秩一等録其守城之功也日歷與此合以剛之家乞恩澤狀修入

徽猷閣待詔新知福州劉觀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言者論其觖望也丁卯光祿卿吳大亨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觀除福州及罷日歷皆不載行狀云上留維揚人情危懼申前議欲上狩金陵執政聞而之乃以為侍制知福州言者紐至落職奉祠觀建明金陵之議已予罷工侍時修入但不知前此馬伸劾孫覿謝克家嘗及觀圖城中事與此相關否今因巖大除命附見

戊辰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周武仲卒於揚州年五十三己巳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徽猷閣待制江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提領措置東南茶鹽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茶法自政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即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秤發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筭請每三百斤為一袋輸鈔錢十八千閩廣監則隸本路漕司官般官賣以助歲計建炎四年福建行鈔法旋即罷之紹興八年二廣行鈔法公私便之自揚祖即真州置司歲入錢六百萬緡其後曆三十年東南歲榷茶以斤計者浙東七州八萬紹興府溫台衢婺明處州浙西五州四十八萬臨安平江府湖嚴常州江東八州三百七十五萬宣饒徽信池太平州南康廣德軍江西十一州四百四十五萬洪贛吉袁撫江筠州建昌興國臨江南安軍湖南八州一百一十三萬潭衡永邵全郴州桂陽武岡軍湖北十州九十萬江陵府鼎澧辰沅歸峽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州荆門軍）福建五州九十八萬（福建汀南劍州邵武軍）淮西四州一萬（舒盧蘄州安豐軍）廣東二州二千（南雄循州）廣西五州八萬（靜江府融潯賓昭州）皆有奇合東南產茶之州六十五總為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通收茶引錢二百七十餘萬緡）鹽以石計者浙西三州一百十三萬（臨安平江府秀州）浙東四州八十四萬（紹興府溫台明）淮東三州二百六十八萬（楚州）廣東三州三十三萬（廣惠南恩州）廣西五州三十三萬（廉高欽化雷州）率以五十斤為一石皆有奇以斤計者福建四州二千六百五十六萬（福泉漳州興化軍）合東南產鹽之州二十二總為二萬七千八百一十六萬餘斤通收鹽息錢一千七百一十餘萬緡（此紹興二十五年數）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乾道三年三月癸丑立額）而四川三十州歲產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後隸總領財賦所贍軍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隸提舉茶馬司買馬皆不係版曹之經費焉（蜀茶十一月庚子蜀鹽紹興二年九月甲申所書可參考）

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筠州居住鄭滋復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滋為李綱所忌謫非其罪也（滋去年七月貶）

壬申詔訪聞高麗國遣使入貢所過許用樂送迎其守臣議設以二帝未還勿用樂　顯謨閣待制知潭州曾開奉祠所請也

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除直龍圖閣知潭州炳方召還未至而有是命

甲戌工部請道正奏名進士於集英殿中侍御史馬伸試衛尉少卿（日曆不書伸除官之日此據趙甡之遺史）

乙亥策特奏名進士
庚辰詔東京所屬官司般發祭器大樂朝祭服儀仗法物赴行在時上將祀天南郊命有司築壇於揚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而從行無器仗故取之舊都焉
辛未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都大捉殺使李成引兵入宿州初成既不能渡河朝廷恐其衆太盛命成分所部三千人往應天府及宿州就糧餘赴行在有進士陶子思者為人誕妄喜談兵成道遇之子思謂成有割據之相勸之西取成遂有叛意乃分軍為二一侵泗州別將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皆約會晦日至是成陳仗入城宿人以其奉朝廷來也初不知備軍入未半即有登城者俄頃弓矢亂發縱火焚掠盡驅強壯為軍別將犯泗州者不及期乃焚虹縣而還復與成會成知事不集妄以前軍史亮反已即時撫定告於朝朝廷待以不疑乃就賜鎧甲成遂屯符離軍勢甚盛李成之叛日曆不見事始但於本年十月庚子因劉光世奏存恤成軍中老小事遂及之而熊克小曆乃于元年十月乙丑書命劉光世討成此寔誤乙丑十月九日也蓋會要載光世以今年十月九日受命討李成而克誤移入去年是以差互今從趙甡之遺史繫此

是月中書舍人黃拈試給事中拈除命日曆不書而九月壬辰薦士具銜乃如此按此月八日馬伸論二相疏猶云拈掌絲綸當是月末方遷故且附此俟考朝請郎王膺為殿中侍御史此擬御史臺記無月日按膺當是代馬伸故附此月尚書工部員外郎滕茂實既為金所拘憂憤成疾至是卒於雲中紹興二年二月甲申贈官初吏部員外郎程昌寓與

黃潛善論事不合出知蔡州郡已為金人所破軍馬散亡寇盜充
斥昌寓始至郡招集流民蘭練師旅具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
者居上日與群盜戰每戰必克遂為勁兵（昌寓家傳云二年八月至蔡州不得其初除故
附見此）金人遷二帝自上京至其國御寨遂移居韓州（王若沖北狩行錄云戊午八月
入見盡從韓州之民出而寓焉）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去燕山二千五百里）令下之
日盡空其城以兵驅其民惟聽籠篋自隨凡財穀什物之類皆毋
得齎持諸兵同之擄奴女及老弱之家有徒手而去者金遣
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四人至韓州同處仍給田十五頃令種蒔
以自養駙馬都尉蔡鞗嘗獲上皇讀春秋上皇大善之曰恨見此
書之晚時御史中丞秦檜既不與徒遂依左監軍完顏昌以居昌
亦厚待之上皇在韓州思張商英忠諫嘗為賦詩有嘗膽思賢佐
之句云（此以張匯節要王若沖北狩行錄趙甡之遺史等書參修但甡之繫之春秋恐誤世傳金人賜韓州供給二帝詔書
其詞鄙陋非真今不敢四年七月乙亥遷五國城）
九月壬午朔詔諸以杭州和買紬絹重均十二萬疋於浙東西諸
州癸未新除衛尉少卿馬伸責監濮州酒務伸以論事不行辭不
拜且錄其所劾黃潛善汪伯彥等疏申御史臺乞諫責詔伸言事
不實趨向不正送吏部與京東路監當促使上道死中路天下冤
之（三年二月丙子再名）是日國信使楊應誠等以海州發高麗使後五日至
明州昌國縣
甲申武節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京師外巡檢使丁進叛率衆犯淮

西進初援宗澤招澤斃乃去時韓世忠軍中有進餘黨百餘人世
忠盡斬於揚州竹西亭斬至王權有武臣毀恩者勸世忠釋而用
之詔命御營右軍副統制劉正彥以所部收進
庚寅上御集英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等四百五十
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而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進士一百四人
以道梗不能赴皆即家賜第特奏名張鴻舉已下至五等皆許調
官鴻舉以龍飛恩特附第一甲易江都人鴻舉邵武人也故事殿
試上十名例先納卷于御前定高下及是御藥院以例奏上不許曰
取士當務至公既有初覆試詳定官豈宜以朕一人之意更自升
降自今勿先進卷于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恭維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于庭一委主司
不以一人之好惡為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又紹興中權臣用上假國自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赫拔寒畯抑權貴以瑞仕進
路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于至公故靜則為天地之度動則為雷霆之斷傳曰公生明太上皇帝實有焉翰林
學士葉夢得兼侍讀
壬辰詔朝議大夫褚宗諤等二十一人並令乘驛赴行在秘書省
校書郎富直柔大學正王覺並令赴都堂審察先是上嘗謂大臣
以從官班列未富且謂黃潛善曰求賢宰相之職也宜加意詢訪
因命取舊從官姓名來上亦有召還復用者他日上又以人才未
能廣收為言潛善乃請用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一二人以
竣選擇是於戶部尚書呂頤浩舉宗諤兵部尚書盧益舉朝請郎
惠柔民刑部尚書兼侍讀王賓舉新通判襄陽府程千秋翰林學

士葉夢得舉直龍圖閣新知潭州辛炳朝散郎致仕王庭秀端明殿學士提舉醴泉觀黃潛舉登州學教授鄧潏御史中丞黃侍講王綯舉通直郎蔡尚吏部侍郎劉珏舉前秀州崇德縣令鄧根從事郎朱紳禮部侍郎張浚舉直柔工部侍郎康執權舉王覺及朝請大夫李公彥給事中黃哲舉杭州州學教授李誼中書舍人黃唐傅舉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讀中書舍人張徵舉從正郎致仕周虎臣等各二人上聞輔臣今所舉士人卿等有識有否潛善曰臣等未識者數人亦皆知名之士上甚喜宗鄂高密人秉民晉陵人潛浩弟根邵武人紳安吉人公彥臨川人誼南昌人讀閩縣人虎臣營城人也致和間虎臣為永康令部使者科須甚峻虎臣爭不聽即請老人惜其去繪像祠之至是得召庭秀炳直柔已見向覺未見是日葉濃人浦城縣

癸巳登人陷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縊死初權邦彥既以兵赴帥府勤王有將官李政者令雲騎卒以軍功授官措置守城甚有法紀律嚴明皆不敢犯人攻城屢禦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財物盡散士卒無纖毫入私由是皆用命一日金人攻城甚急有登城者火其門樓與官軍相隔政曰事急矣能躍火而過者有重賞於是有數十人以濕氊裹身持伏躍火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伏者遂敗走至是金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故不能保而城陷後秦檜言於朝贈政忠州刺史此以趙甡之遺史及秦檜奏劄參修檜言政之功績在趙立之上是不可不書

也改贈官在四年十一月甲子

甲午詔夔利守臣並依成都府條例陞帶本路兵馬鈐轄日歷無此今在紹興六年九月二十日席益申明狀修入

乙未詔諸路禁兵隸帥府去兵射士隸提刑司即調發皆毋過三之一

丁酉賜新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為期集費自是以為故事李易等以上憂勞辭聞喜宴從之紹興十九年十一月丁卯降旨復舊

宣教郎李洞充趙招下參謀官時建州叛卒未平洞自言方臘之亂嘗在歙川招募民兵防安靖無虞願往軍前悉力討捕故有是命

詔列郡守臣帶管内安撫使者應軍期事並聽帥司節制

建炎要録卷十八

宋　李心傳撰

建炎二年冬十月癸丑(按是月壬子朔)詔瀕江州縣官渡口並差官主之應公私舟船遇夜並泊南岸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河陽恐其奄至也甲寅言者論維揚之城可扳援上下其濠池可步而往來乃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淮州軍閲習水戰　浙東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使高麗還具言王楷君臣見拒之意上以其負恩甚怒尚書右丞朱勝非曰彼國與金為鄰而與中國隔海遠近利害甚明此乃曩時待之太厚安能責報右僕射黄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徑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要録卷十八

宋　李心傳撰

建炎二年冬十月癸丑（按是月壬子朔）詔瀕江州縣官渡口並差官主之應公私舟船遇夜並泊南岸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言金人在河陽恐其奄至也甲寅言者論維揚之城可扳援上下其濠池可步而往來乃詔揚州修城浚濠仍令江淮州軍閱習水戰　浙東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使高麗還具言王楷宕臣見拒之意上以其負恩甚怒尚書右丞朱勝非曰彼國與金為鄰而與中國隔海遠近利害甚明比乃曩時待之太厚安能責報右僕射黄潛善曰若以巨舟載精甲數萬逕造其國彼能無懼乎勝非曰越海征伐

燕山之事可戒也上怒乃解

丙辰忠翊郎河北制置使王彥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彥初自東京赴行在上命召見時遣宇文虛中為祈請使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向順大舉北征掎角破賊收復故地言辭憤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遂降旨免對而有是命

戊午監察御史江淮撫諭論防請令列郡月朔拜表如三京以示尊君親上之意從之

庚申上諭輔臣曰內侍高邈曾任陝西走馬近得知陝州李彥仙書彥仙與金人戰再三獲捷又鄜延帥臣王庶節制六路進兵同華閭將士用命亦屢勝敵朕聞之喜而不寐黃潛善曰不審邈得彥仙書日月遠近上曰朕以其私書不欲取觀恐書中有不欲人見者潛善曰前帝王或遣道窺人之私此陛下誠德也熊克小歷載此事在十一月己丑今從日歷

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將所部討李成時成犯淮西故討之按宋史繫戊午日

壬戌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給事中孫覿中書舍人張澂討論常平法條具取旨始用覿奏也時夢得屢為黃潛善言常平之利及是進呈青苗斂散永不施行其他條法令從官討論末上指八字曰此事宜先報行令遠近知之潛善言澂詳練民事遂命同討論尋又命戶部尚書呂頤浩

癸亥初復鈔旁定帖錢先是政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始議創經制錢大率

添酒價增歲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二十三其後行之東南又行之京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靖康初廢至是四方貢賦不能如期赴行在會知沛縣李膺言方今多事朝廷之費日廣竊見昨來經歷制司酒糟麴稅頭子等錢所收至微所得至多儻復行之為利不細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兼侍讀葉夢得乃請復夢得言如賣契紙頭子等錢皆出於民之所欲故酒價雖增未嘗驅民使飲稅額雖增未嘗迫民為商他皆類此而靖康初相繼遽罷除量添酒錢近已再行充造船外其餘名色有似此等可以暫濟急闕不至害民昔頤參取行之頤浩善其法可以助國而無言於民賢於緩急暴斂多矣量給酒錢已見今年八月辛酉於是先取鈔旁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仍毋得擅用經制錢自此始熊克小歷云宣和初因方臘之亂江浙殘破諸州皆竭歲而官兵無以資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諸路亨伯始創經制錢欽宗寔錄亨伯附傳亦云亨伯為經制發運使創比較酒務及以公家出納錢量取其贏號經制錢後翁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取所謂總制錢者至今天下有經總制錢給與官費蓋自此始按史與克書皆誤經制之法寔建議於陝西後乃行于東南總制之制創於紹興非翁彥國嘗為經制使未嘗為總制使也經制事三年十月戊戌總制事紹興五年閏二月丁巳可考

詔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中軍統制官張浚自東京至開德以金人入犯故也仍命河外元帥府兵馬總管馬廣充河北應援使與世忠浚相互應援是日金人圍濮州初馬擴既至北京欲會兵以渡河復陷沒諸郡次館陶聞冀州已陷而敵在博州皆務徨不敢進其副俱重與統制官曲襄魯珏杜林相繼遁歸廣軍之

食衆詢詢以頊兵不動為言擴遂引兵攻清平縣金右副元師宗
輔右監軍昌左都監闍目合兵與擴戰於城南統制官阮師中按北
盟會編無阮師中翬仲達及其子元忠皆死於陣日向晡清平人開門助
金人擴廣軍之背廣軍亂統制官任琳引衆叛去其屬官吴銖孫
懋皆降金廣知事不集乃由濟南以歸主管機宜文字起復承議
郎万俟篋與敵遇及其子剛中死之後贈朝散大夫篋陽武人宣
靖間需為大學録此據紹興元年五月己酉盧家陳乞贈官狀修入狀云今年十二月在博州逢金兵戰死未詳
闍日金主晟從弟也時統制官張世昌軍失道誤由東平世昌逄
中立節制使牌晨夕趨衙擴之未敗也右副元師宗維以兵來會
宗維自雲中南出將壓懷衛而東聞擴敗遂由黎陽濟河以犯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淵守臣王棣禦之不能下進犯濮州趙甡之遺史十一月乙未濮州陷金人圍城凡三十三日逆數之當繫於此日朝廷亦聞金在澶濮間故遣韓世忠張俊以所部兵迎
敵而命擴佐之蓋未知擴敗也既而言者以俊中軍不可遠去遂
命御營平寇前將軍權同主管侍衛馬軍司公軍事范瓊代行瓊
請閤門宣賛舍人王彥與俱乃以彥為平寇前軍統領彥知瓊臣
節不著難與共事即稱疾就醫真州瓊并將其軍萬人而去擴至
揚州上疏待罪詔降三官為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罷軍職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奉隆祐太后韋杭州以武功大夫
鼎州團練使苗傅為扈從統制先是張浚為侍御史嘗請先措置
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納其言

遂命六宮遂太后先性忠厚申明應辭事上諭大臣曰三省須與定色目若倉卒索難得之物使百姓何以供億太后比朕雖粗留意亦不以口腹勞人如朕於兩膳物至則食未嘗問也向自相州渡河野中寒甚燒柴溫飯用瓢酌水與汪伯彥於茅舍下同食今不敢忘輔臣曰陛下思艱崇儉以濟斯民天下幸甚熊克小歷畧載此事于十一月癸巳與日

戊辰吏部員外郎京東西路撫諭黄次山與從行官吏皆進秩一等以次山自言兩路並係兵火去處與向南路分事體不同故也日歷無此今以紹興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葉莫徹判吏部公據修入

癸酉翰林學士夢葉淂言臣聞祭有祈有報無事則報有事則祈惟其時而已臣近因申明昊天上帝皇地祇册文蒙旨別撰已為祈辭今來合降赦書謂宜更行推廣歷叙天下難危之狀深自貶損明示四方無有遠近皆知陛下為民請命以邀福於上下神示之意則雖幽遠與愚賤者皆可以動文辭播告不為無補從之

是日按宋史繫甲子日閤門宣贊舍人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之河南府翟進戰死進與金人夾河而戰屢破之時東京留守杜充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而擴王彥既還朝餘稍稍引去起復留守判官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充制官榮州防禦使楊進亦叛以數萬衆攻殘汝洛間進謂其兄兵馬鈐轄興曰楊進兇賊終為國家大患當力除之至是進率其軍與楊進遇於鳴皐山下夾伊水而軍楊進多騎兵興皆